

選文記

人作周 隱盧黃

夫達郁 平全周

曹仰馬 霞 艾

著等映雪 心冰謝

日記文選目次

歸鄉日記……………黃盧隱

苦雨齋一週間……………周作人

道上日記……………周全平

水明樓日記……………郁達夫

「現代一女性」的春天半日記……………艾霞

女伶日記……………馬仰曹

旅美日記……………謝冰心

明星日記……………雪映

現代
文藝
日記文選

歸鄉日記

盧隱

三月四日

北方的天氣真冷，現在雖是初春的時序，然而寒風吹到臉上仍是尖利如割，十二點多鐘火車蜿蜒的進了前門的站台，我們從長方式的甬道裡出來看見馬路兩旁還有許多積雪，雖然已被黃黑色的塵土點污牠潔白的素質，而在淡陽的光輝下，兀自閃爍着白光。屋脊上的殘雪薄冰已經被日光晒化了一滴一滴的往下淌水，背陰的牆角下偶爾還掛着幾條冰着西北風抖峭的吹着，我們僱了一輛馬車，坐了，把車窗閉得緊緊的，立刻覺得暖過氣來。馬展開牠的鉄蹄，向前途馳去，但是土道上滿是泥濘所以車輪很遲慢的轉動着。街上的一切很逼真的打入我們的眼簾，——街市上車馬稀少，來往的行人，多半是縮肩駝背。小販和勞動者——那神情真和五六年前不同了，一種冷落蕭條的樣子，使得我很沉悶的吁了一口長氣。

馬車出了城門，往南去街道更加狹窄，也更泥濘，馬車的進度也越加慢了。況且這匹駕車的馬又是久經風霜的老馬，一步一蹶的扎掙着，後來走過轉角的地方爽性停住不動了；我向車窗外看了看，原來前面的兩個車輪，竟陷入泥坑裡去了。一個瘦老的馬夫，跳下車來，拚命的用鞭子打那老馬，希望牠把這已經淪陷的車輪，努力的拔起，這簡直等於作夢，費了半天的精力，牠只往上竄了一竄便立住不動了。那個小車夫，也跳下車來，從後面去推動那車輛，然而淪陷得太深又加着車上的分量很重，人，箱子大約總有四五百斤吧，又怎能拔得起來呢？因此我們只得從車上下來，放在車頂上的箱子也都搬了下來，車上的分量減輕了，那馬也覺得鬆動了，往前一掙，車輪才從泥水裡拔了出來，我們從新上了車，這時我不禁吐了一口氣——。

車子又走了許久，遠遠已看見一座聳立雲端裡的高樓，那是一座古老的祠堂，紅色的牆和綠色的琉璃瓦都現出久經風日的灰黯色來。但是那已經很能使我驚心悚目，——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，那時我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姊妹住在樓的東面——和我姑媽的房子相鄰比的那

所半洋式的房子裏每天晨光照上紗窗的時候，我們就分頭去上學，夕陽射在古樓的一角時，我們又都回來了，晚上預備完功課時都不約而同齊集在母親的房裡，談講學校裡的新聞，或者聽母親述說她年輕的時候的遭遇，呵！這時怎樣的幸福呢，然而一切都如電光石火轉眼就都逝滅了。這番歸來的我，如失羣的迷羊，如畸零的孤雁，母親呢，早到不可知的世界，因此哥哥妹妹也都各自一方，但是那高高的白牆，和藍色的大門，依然是那樣巖立於寒風淡陽裡。唉！我真不明白這短短的幾年，我竟磨盡了人世的艱苦，我竟埋葬了我的青春，人事不太飄渺了嗎？我悄悄嚙着淚車已到門前了，我下車後我的心靈更感到緊張了，我怔怔的站在門口，車夫替我敲門，不久門開了，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僕，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問這：「您找誰」？我鎮定我的心神，告訴他我的來歷，他知道我是姪小姐，立刻現出十三分的殷勤，替我接過手裏的提箱。正在這時候，裡面又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僕，我看她很面熟，但一時想不起她姓什麼，她也似乎認得我，向我臉上注視半天，她失聲叫道：「您不是姪小姐嗎？怎麼幾年不見就想不起來了呢」？我點頭道：「太太在家嗎」？「在家呢！快請裡

邊去吧！她說着便引着我進了那個月洞門，遠遠已看見姑媽站在階沿等我呢。我一見她老人家——兩鬢上添了許多銀絲，面目添了不少的縐紋，比從前衰老多了，不禁一陣心酸，想到天真是無情，永永用煩苦慘傷的鞭子，將人們驅到死的路上去。——母親是爲煩苦憂傷而逝了，唉！這殘年的姑媽呵！不久也是要去的，——我的淚溼溼的流下來了！我哽咽着喊了一聲『姑媽』心裡更禁不住酸悽了，淚珠就如同決了口的河水滾滾的打濕了衣襟，姑媽也是紅着眼圈，顫聲道：『天氣冷！快到屋裏吧，只怕還沒有吃飯吧？』說着用那乾枯的瘦手牽着我進去——屋裏的火爐正燃着，一股熱氣撲到臉上來，四肢都有了活躍的氣，心呢，也似乎沒有那麼孤寒緊張了。我坐在爐旁的椅上，姑媽坐在我的對面的小床上，她用那昏花的老眼看了我許久，不禁嘆道：『我的兒！我幾年不見你，竟瘦了許多，本來也真難爲你！那一年你母親病重，聽說你在安徽教書，你哥哥打電報給你，你雖趕回去，但是已經晚了，……你母親的病，來得真兇，聽說前前後後不到五天就完了，我們得到電報真是好像半天空打了一個霹靂，……』姑媽說到這裏也撐不住哭了，我更是忍不住痛哭，我們傾瀉彼此久蓄的悲

淚好好久才止住了。姑媽打發我吃了些東西，她又忙着替我收拾屋子，我依然怔坐在爐旁，心思雜亂極了。正在這時候忽聽見院子裏許多脚步声和說話聲跟着進來了，一大羣的人，我仔細的一認，原來正是舅母表嫂表弟表妹們，聽說我來了，都來看我。我讓他們坐下後，我看見大舅母是更蒼老了，表嫂也失却青春的丰韻，那些表弟妹都長大了。唉！一切都變了，我心裏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：又是悵惘，又是欣慰，他們也都細細的打量我，這時大家都是想說話，然而都說不起說那一句話，因此反倒默默無言了。

晚上姑媽請我吃飯，請他們作陪，在大家吃過幾杯酒，略有些醉意的時候，才漸漸的談起從前的許多事情來。後來她們談到我的愛人元涵的死，我的神經似乎麻木了，我不能哭，我也不能說話，只怔怔的站着，我失了魂魄，後來我的舅母撫着我的肩，一滴一滴的眼淚，都滾熱的落在我的頭髮上，我接受了這同情的淚，才漸漸恢復我的情感。我發見我的空虛了，我彷彿小孩般的撲在舅母的懷裏痛哭，後來我的表妹念雪將我扶到床上睡下，她坐在我的身旁安慰我道：『姊姊！千萬不要再傷心了，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只好掙扎點，保重你有

用的身體吧——其實人世也沒有永永不散的筵席，況且你對於元哥也很可以了，聽說他病了一個多月，都是你看護他，他死時，也只有你在他跟前。他一定可以安慰了，——現在你應當保重自己，努力你的事業才是，豈可以把這些事放在心裏，倘若傷壞了身體，九泉下的元哥一定也不安的，……你這次來我本想請你到我們那裏去住，不過我們那裏也比不得從前了，自從父親去世以後——真是樹倒猢猻散——沒有作主的人，又加着我們家裏的情形又太複雜，所以一切都特別凌亂，因此我也不願請你去；你暫且就住在姑媽這裏吧，好在我們相隔不遠，我可時時來陪伴你，唉！說起來真够傷心！，這才幾年呵！……』念雪的眼圈紅了，聲音帶着哽咽，我將頭伏在枕上也是淚如泉湧。

夜今念雪因為怕我傷心，沒有回去，就住在我這裏，夜午醒來，看見窗前一片月光，冷森的照在寂靜的院子裏，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，攪得念雪也醒了，兩人又談了半夜的話，直到月光斜了，雞聲叫了，我們才又閉上疲倦的眼皮打了一個盹。

三月五日

今天天氣很清明，太陽也似乎沒有昨天那樣黯淡，看見淺黃色的日光射在水綠色的窗幔上，美麗極了。從窻幔的空隙間，看見一片青天，澄澈清明，沒有飄浮的雲，彷彿月下不波的靜海，偶爾有幾隻飛鳥從天空飛過，好像是冰上的沙鷗。我正在神馳的時候，聽見壁上的自鳴鐘響了十下，我知道時候不早了，趕緊翻身坐起，念雪早已打扮好了。

吃完了早點後，我就打電話通知朋友們我來了，當然我是希望他們來看我，下午果然文生，萍雲都來了，他們告訴我許多新消息。文生並且報告我已替我找好了事情——在一個書局裏當編輯，萍雲又告訴我某中學請我教書，當時我毫不遲疑的答應了，因為我自己很明白，像我這樣的心情，除了忙，實在沒有更好的安慰了。

文生我們已經五年不見，他還是那樣有興趣，不時說些惹人笑的滑稽話，不過他待人很週到，他一眼就看出我近來的窘狀，臨走時他留下三十塊錢給我。但是我因此又想起元涵來了，他若不死我何至如此落魄——到處受別人的憐憫的眼光の注視呢！噫！元涵！！

文生走後，瑩和秀來了，這是我幼年的好友，我們曾共同過着青春的美妙的生活，因此

我們相見時所感到的也更深刻。在彼此沈默以後，瑩提議逛公園，我也很願意去看看久別的公園；到公園時，柳枝依然是禿的，冷風也依然是砭人肌骨，只有河畔的迎春，牠是吐露了春的消息，青黃色的蕊兒，已經在風前搖擺弄姿了。我們沿着馬路，繞了一圈，大體的樣子雖還依稀可認，但是却也改變了不少，最使我觸目的是那紅綠交輝的十字迴廊，平添許多富麗的意味。那山上的小松樹也長高了，河畔的土牆也拆了，用鐵欄杆作了河隄，我們在小茅亭裏可以看見緩緩的春波，不休的向東流去，我們今天談得很高興，一直到太陽下山了，晚霞灰淡了，我們才分途歸去。

到家時舅母家的王媽正在那裏等我呢，因為舅母今晚請我吃飯，我稍微歇了歇就同王媽走去了。

到了那裏，表嫂們正圍在爐旁談天呢，見我進來都讓我到堂屋坐——我來到堂屋只見桌上已擺了許多的糖果和瓜子花生。我們都坐好後，我舅母對表嫂說今晚誰都不許提傷心的話，總得叫菁小姐快活快活，念雪表妹聽了這話就湊趣道：『今晚我們吃完飯，還得來四圈呢

，菁姊好久沒和我打牌了，一定也贊成，是不是？」我沒有說什麼，只笑了笑。吃飯的時候她們要我喝酒，以爲叫我開開心，那裏曉得是酒到愁腸愁更愁？我喝了十杯上下就有點支持不住了，心幕被酒拉開了一齣齣的悲劇湧上來，我的眼淚只在眼皮裏亂轉。但是最後我忍住了，我將鹹澁的淚液悄悄的嚥下去，她們看出我的神氣不好，勸我去歇一歇，我趁着這個台階忙忙的出了席，走到我表嫂屋裏睡下，用被蒙住頭悄悄的流淚，好久好久我竟睡着了，醒來時已經十二點了，他們打發馬車送我回來。路上靜寂極了！

三月六日

這幾天的生活真不安定，親友請吃飯，一天總有一兩起，在那盛宴席上，我差不多是每次淚和酒並嚥的，然而這是他們的善意，我也無法拒絕，因此整天只顧忙碌，什麼事都作不了。

今天上午文生請我到他家裏吃便飯，沒有喝酒，因此我到吃了一頓安適的飯。回家以後我告訴看門的：今天無論誰來都回絕他——只說我出去了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定定心，寫幾封

信——姑媽替我收拾的屋子幽雅極了，一間長方形的屋子，靠窗子擺了一張三尺來長的衣櫃，櫃面上放着兩盆盛開的水仙，靠西邊的牆角放着一盆淡白的梅花，一陣陣的香氣不住的打入鼻孔。我靜靜的坐在案前，打算給南方的哥哥妹妹寫信，但是提起筆，還沒有寫上兩三句，便寫不下去了。心裏只感到深切的悵惘，想到我離開上海的時候，哥哥送我上火車，在那汽笛尖利的聲嚮裡，哥哥握住我的手說：『你既是心情不好，暫且到北京去散散也好，不過你那一天覺得厭倦的時候，你那一天再回來，我希望你不要太自苦……保重身體努力事業……』妹妹呢，更是依戀不捨的傍着我，火車開時我見她還用手巾拭淚呢。噫！一切的情景都逼真的在眼前，然而我們是已相去千里了。況且我又是孤身作客，寄棲在姑媽家裏，雖說她老人家很痛愛我，然而這也不是了局呵！前途茫茫，我將何以自解呢？唉！天呵！

我拭着淚把幾封信勉強寫完，忽接到我二哥哥寄來的快信——我來京的時候他同我的二嫂嫂都在寧波，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我來，不過我臨走的時候曾給他們一封信。

二哥的信上說：『……我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到北京去了，我敢不放心，你本是個多愁

善感的人，況且現在又在失意中，到北京住在舅舅家裏，又是個極複雜的環境，恐怕你一定很難過。去年舅舅死後情形更壞了，至於姑媽呢，聽說近來生意也不好，自然家境也就差了。你豈能再受什麼委曲，所以我想你還是到寧波來吧，你若願意請即電覆，我當寄盤川給你，唉！自從母親死後，我們弟兄姊妹各在一方，我每次想到就不免傷心，所以很希望你能來，我們朝夕相聚，也可以稍殺你的悲懷，你覺得怎樣呢……」

我接到這封信，我的心又立刻緊張起來，我明知道二哥所說的都是實情，然而我才息征塵，又得跋涉，我實在感到疲乏；可是不走呢，倘若將來發生不如意事又將奈何？我真是委決不下，晚上我去找文生和他談了許久，但是結果他還是勸我不走，當夜我就寫了一封長信覆我二哥。

今天疲乏極了，十點鐘就睡了。

三月七日

今天早起，文生打電話叫我十點鐘到某書局去，——經理要和我細談，我因怯生就請文

生陪我去，他已答應我九點多鐘來。打完電話表妹就來了，她說星痕下午來看我，我答應在家候他，不及多談什麼話，文生已經來了，我們一同到了書局的編譯處，遇見仰濬文幾個熟人，稍微應酬了幾句，不久經理出來和我們相見——他坐在我的對面，態度很英爽，大約三十多歲，穿着一身靛青嘍嘍呢的西服，面貌很清秀，額上微微有幾道淺淺的編紋，表示着很有腦筋的樣子。他見了我說了許多聞名久仰的客氣話後，慢慢就談到請我到書局編輯教科書的事情，並告訴我每天八點鐘到局，四點鐘出局的辦公規約，希望我明天就去工作，我暗想在家也是白坐着，就答應他，明天可以去。

我們由書局出來，文生到東城去看朋友，我就回家了。吃完午飯姑媽邀我同去市場買東西，回來的時候已經三點多了，心想星痕一定早來了，因忙忙跑到屋裡，果然星痕正獨自坐在案前，翻小說月報呢。她見我進來抬頭相我看過之後，用着慨嘆的語調說道：『你瘦了！』我握她的手，久久才答道，『你也瘦了！』她眼圈一紅低聲道，『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你，你瘦我安得不瘦？』我聽了這話更覺淒傷，只垂着頭注視地上的枯枝淡影，淚一滴一滴的瀉

下，星痕只緊緊握住我的手噓了一口長氣，彼此就在這沉寂中，溫理心傷。

今天我們沒有深談，自然星痕她也是傷心人，她絕不願自己再用錐子去刺那尚未合口的創痕，因此只得緘默的度過這淒涼的黃昏，天快黑的時候她回去了。

三月八日

昨夜是抱着淒楚的心安眠的，夢中走到一所花園，正是一個春天的花園，滿園的紅花綠草開得燦爛熱鬧，最惹人欣羨的是一叢白色的梨花，遠遠望去一片玉白，我悄悄的走到梨樹下面的椅上坐下。忽見梨樹背後站着一個青年男子，我心裡吃了一驚，正想躲避，只見那男子嘆息了一聲叫道：『善妹！你竟不認得我了呵！』我聽那聲音十分耳熟，想了一想正是元涵的聲音，我心裡不覺一驚失聲叫道：『你怎麼來到這裡？……這又是個什麼地方呢？』元涵指那一叢玉梨說道：『這裡叫作梨園，我爲了看護這慘白的玉梨來到這所園中，……』『爲什麼別的花都不用人看護呢？』，我懷疑的問他，元涵很冷淡的說道：『那些都是有主名花，自然沒有人敢來踐踏，只有這玉梨是注定悲慘飄泊的命運，所以我特來看護他』，我聽了簡

直不明白，正想再往下問，忽見那一叢梨樹，排山倒海似的倒了下來，完全都厭在我的身上，我嚇醒了，睜眼一看四境陰黯，只有羣星淡淡的幽光燦爛於人間。唉！奇異的夢境呵，元涵這真是你所要告訴我的嗎？你真不放心你的菁妹嗎？天呵！這到底是怎麼一件事呢！我又大半夜沒睡覺了。

天色才朦朧我就起來，今天是我第一天走入陌生的環境去工作，心情是緊張極了，我想那書局裏的同事，用鋒利的眼光注視我分析我够多麼可怕呢？所以我脚踏近公事房的時候，我禁不住心跳，我真像才出籠的一個怯鳥兒，悄悄的溜到我的公事桌前的椅上坐下，把白銅筆架上的新筆拔了下來，醮得滿滿的墨汁，在一張稿紙上，寫了「第一課」三個字，再應當寫什麼呢？一時慌亂得想不出來，只偷眼看旁邊許多同事，一個個都在銷磨靈魂呢，什麼時候將靈魂銷磨成了灰時，便是大歸束了。有時他們也偷眼瞧瞧我，從一兩個人驚奇的眼光中，我受了很深的刺激，我覺得他們正在譏笑我呢？似乎說，「你這麼個女孩兒，也懂得編輯什麼嗎？」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中有幾個我雖沒會面，却是早已聞名，只有一個名叫劍塵的，我曾經在一個宴會席上見過一面，經星痕替我們彼此介紹後，大家就很自然的談論起來。我們彷彿都不懂什麼叫拘束，什麼叫客氣，雖然是初會，但是都能很真實的說我們要說的話，所以不到半個鐘頭，彼此都深深認識了。

今夜我喝了不少的酒，並且我沒有哭——這實在出我所意料的，我今夜覺得很高興，飯後星痕陪我回來，她今夜住在我這裏。

三月十日

今天在公事房裏編了一課書，題目是勦匪，我自己覺得很滿意。晚上回來的時候，接到劍塵給我一封信，他問我昨天醉了沒有，並安慰我許多話，噫！苦酒還是自己悄悄的嚥下好，因為在人面前嚥苦酒是苦上加苦的啊！

晚上我給劍塵寫回信，我不想多說什麼，無奈提起筆來，便不由自主的寫了許多，其中有幾句我覺得很有記下來的必要，我說『我自己造成這種的運命，除了甘心生活於這種運命

中尙有何說——況且世界上還有比我所處更淒楚的環境的人，因為缺限是這個世界的必有的原則呵！……』

淒苦的命運是一首美麗的詩，我不願從這首詩裏逃出，而變成一篇平淡的散文呢；但是劍塵他那裏知道呵！我青春的幻夢已隨元哥消遊了，此後此後呵，就是這樣淒楚悲涼的過一生吧！

三月十三日

唉！這幾天真頹喪，每日行尸走肉般進公事房，出公事房，手裏的筆雖然已寫禿了，但我自己都不明白，我爲什麼要這樣壓榨自己，將一個活人變成一座肉機器，只是爲了吃飯呵！太淺薄了！當我放下筆的時候，就不禁要這麼想一遍，我感到徬徨了，日子是毫不回頭的，一天一天逝去，而且永不回來的逝去，我就隨着他的逝去而逝去，也許終此生永遠是這樣逝去，天！你能告訴我有什麼深奧的意義嗎？唉，我徬徨極了。

下午劍塵打電話來，說熙文請我到便宜坊吃飯，我真懶得去，但是熙文一定堅持要我去

，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沒有什麼事，我沒法拒絕，只好勉強去了。

熙文今天請了十位客人，都是些什麼博士學士太太，那一股洋氣，真有些咄咄逼人的意味，我和他們真是有點應酬不來，我只俯着窓子看樓底下的客人來往，而他們且在那裏高談闊論着。

我一直沉默着，到吃飯的時候，我也是一聲不響的拚命喝酒，我願意快些醉死，我可以蘇息我的靈魂，因此我一杯一杯的不斷的狂吞，約莫也喝了二十幾杯，我的世界變了，房子倒了似的亂動，人的臉一個變成兩個三個，天地也不住的旋轉，我什麼都不知道了！

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我清醒了，睜開眼一看，那些博士學士都走了，只剩下熙文和他的夫人汝玉坐在我的左邊，劍塵站在我的跟前。他們見我醒來，汝玉用熱手巾把替我擦臉，我心裏一陣淒酸，眼淚流滿了衣襟，熙文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噫！」汝玉也怔怔的看着我嘆氣，劍塵跑到街上去買仁丹，我吃過仁丹之後略覺好些，汝玉扶我下了樓，送我上了馬車，劍塵陪我回來。

到家我吐了，吐後胸口雖是比較舒服，但是又失眠了，今夜真好月色，冷靜空明，照見窗外樹影，有濃有淡，彷彿是一幅美麗的圖畫。月光漸漸射進屋來，正照在書案上的一角，那裏擺着元哥的一張遺像，格外顯得清秀超拔，但是這僅僅是一張幻影呵！我的元哥他究竟在那裏呢？此生可還能再見一面？噫！天！這是怎樣的一個缺憾呵！——萬規千生不可彌補的一個缺憾！唉！元哥，我的青春之夢，就隨你的毀滅而破碎了，我的心你也帶走了！但是元哥你或者要懷疑我吧！有時我扮得自己如一朵醉人的玫瑰，我唱歌我跳舞……這些，這些，豈不都可以使你傷心嗎？但是元哥這只是騙人自騙的把戲呵！盛宴散後，歌舞歇時，我依然是含着淚撫摸着刻骨的傷痕呢，唉，元哥你知道嗎？聰明的靈魂！

三月十六日

今天下午我正想出去看文生，忽然見郵差站在我的門口，遞給我一封信，我拆開看道：

『綴青！

你既是知道你的命運是由你自己造成的，那麼你爲什麼不造一個比較更好的命運呢

，爲什麼把自己永遠沉在悲哀的海裏呢？……我以為一個人，既是已經作了人，就應當時時想作人的事情，……但是你一定要問了：究竟什麼是人應當作的事情呢？這自然又是很費討論的一個問題，況且處在現在這個複雜的社會裏，應當作什麼事就更難說了。不過我覺得我們總當抱定一個宗旨，就是不管作什麼事，都用很充分的興趣去作，生活也應當很興趣的去生活，如此也許要比較有意義些。

昨晚我送你回家以後，我腦子裏一直深印着你那悲慘的印象，——你的臉色由紅轉白，由白轉青，滿頭是汗，眼淚不住的流，站既站不住，坐又坐不穩，躺在籐椅上，真彷彿害大病的神氣，我真不知怎樣才好，叙青！你太忍心的摧殘自己了！

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狂飲，借酒澆愁嗎？而我不敢相信你的深愁是酒可以澆掉的，——並且你每次喝酒每次總要流淚的，唉！叙青！那麼你的狂飲，是想踐踏自己嗎？那犯得着麼？叙青！我並不是捧你，以你的能力，的確很能作點有益社會國家的事，不但應當爲自己謀出路，更當爲一切謀出路。我們談過幾次話，我深知道你也並不是不

這樣想，不過你總打不破已往的牢愁，所以我唯一的希望你不回顧過去的種種，而努力未來的種種，紐青！你能允許我嗎？」

我看完了劍塵的信，我感激他勸我的忠誠，我欣羨他有過人的魄力，但是我也發愁我自己的怯弱，唉！我得怎樣措置我這不安定的心呢！

三月二十日

日記又放下幾天不記了，原因是這幾天沒有心情，其實有的時候也真無事可記，我想吧！世界上那一個不是依樣葫蘆的生活着——吃飯睡覺跑街反正是這一套——自然我有的時候是爲懶呢。

自從那次在便宜坊喝醉了以後，三四天以來頭痛，腰酸，公事房也三四天沒去了。嚙！這種頹唐的心身真不知怎樣了局呢。但是仔細的想一想又似乎用不着嘆氣，就這樣一直到死也何嘗不是大解脫呢，總之解脫就是了，管他別的呢！

近來不知道什麼緣故，我的思想紊亂極了，好像一匹沒勒頭的奔馬，放開四隻鐵蹄上天

入地的飛奔，坐也不是走也不是。有時感到淒寂，但也不願去找朋友們談，有時他們來看我，我又覺得討厭，噁！可憐的心情呵！

下午被劍塵邀去逛公園，我們坐在河池畔，看那護城河的碧波綠漪，我又不免嘆氣，劍塵很反對我這樣態度。本來我有時也覺得這種多愁善感是無聊的，人間本來就是這樣的——從古到今是展露着缺限的，如果不能自騙，不能掙扎，就乾脆點死了也罷；如果不死呢，就應當找出路——這些理智的話，也會在我的腦海裏湧現過，並且我若遇見和我訴說牢愁的人，我也會這樣的教訓他一頓，不過到了我自己身上，那就很難說了。

今天劍塵很勸了我許多話，他希望我打開一切的束縛，去作一些正當的事業，他的態度誠懇極了，我不能說沒受感動。

我們沒有系統的談了許多話，雖然得不到結論，然而我心裏似乎痛快點了。回家時已經是沿路的電燈和天上的羣星爭耀了。

三月二十一日

歸鄉日記

二三

今天我從公事房回來後，獨自坐在院子裏的丁香樹下，樹枝已經發青了，地上的枯草也長了綠芽，人間已有了春意，西方的斜輝正射在牆角上，那枯黃的爬山虎，尙綴着一兩張深黃色的殘葉，在斜輝中閃光。晚霞一片嬌紅，襯着淡藍色的天衣，如素妝美女。

我的心——久已凝冷的心，發出異樣的呼聲，自然，這只有我自己明白，……噫！我真沒想到我竟是如此懦弱，我看見我胸膛中的心房在顫動，我的神徬徨於這含有誘惑的春光中。

燕子已經歸來，而丁香還不曾結蕊，桃枝也只有微紅的蓓蕾，蟄蟲依然僵伏，但溫風已吹縐了一池春水。我怯弱的心池也起了波浪。

獨自坐在這寂寞的庭院裏聽自己的心聲哀訴，這惆悵，煩惱真無法擺佈，無情無緒走進臥房，披上一件銀灰色的袂大衣，信步踱進公園的後門，在紅橋畔，看了許久的御河碧漪，便沿着馬路來到半山亭，獨自倚住木欄看流霞紫氛，抬頭忽見紫籐架下，一人雙影，那個穿黑衣服的女郎很像星痕，正低着頭看書呢，在星痕的左邊坐着一個少年，那臉的輪廓似乎在

那裏見過——一時想不起來，我正在對着他們出神呢，星痕已經看見我了，她含笑向我招手，我連忙下去，他們也迎了來，星痕說：『我怎麼一個人來了？』我笑道：『本沒打算逛公園，一人坐在家裏悶極了，不自覺的便從後門來了——這自然是我家離得太近的緣故』星痕笑了，又指着那個少年說道：『你們會過嗎？』我正在猶疑，只聽那少年說道：『見過見過，上次你請客，我們不是在一桌吃飯嗎？』我聽了這話陡然記起來了，原來他正是星痕的好朋友致一，新近我很聽見人們對於他倆的談論，說是他倆的交情已經很深了，我想到這裏又不禁把致一仔細打量一番，見他長碩的身材，很白淨的，臉皮神氣還不俗，不過很年輕，好像比星痕小得多。

我們來到御河的松林下坐着，致一去買糖果請我們吃，我就悄悄的問星痕道：『那孩子還不錯，——人們的話也許不是無因的吧？』星痕聽了這話，臉上立刻變了神色冷笑道：『別人懷疑我罷了，你怎麼也這樣說，我的心事難道你還不清楚嗎？——我的心早已隨飛鴻埋葬了，……』自然我也相信星痕不至於這樣容易改變她的信念，不過愛情這東西有時候也真

難說，……並且我細察星痕的舉動，有時候迷醉得不能自拔，所以我當時沒有再往下說什麼，我只點了點頭表示我已明白她的意思就完了，恰好致一已買了東西回來，我們飽餐後又兜了一個圈子就回去了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這一天過得平淡極了，差不多沒有什麼事可記，晚上接到一個遠方的朋友的信，他裏頭有一段話說：

『緬青！我真不明白人間爲什麼永遠是奏着哀音呢？呵！我真感到灰心！——昨夜我去看一個親戚的病，那曉得他的病象已經很危險了，他的太太臉色焦黃的呆呆的站在床前，他的大女兒雅玫低着头垂淚，燈光是一樣慘黯，一切都沉入恐怖與寂寞，我慢慢推開門進去，他們只是垂淚嗚咽，床上的病人正在發喘，和上帝爭命呢，我不忍就走開，過了半點鐘那病人兩眼向上一翻便去了！永遠的去了！她們慘號，雅玫竟昏蹶過去，大家手忙腳亂，彷彿宇宙都顛倒了，我心頭只覺發硬，後來我只得暫且離開她們，唉！你想人間每天都演着這種可

怕的慘劇——我們總有一天也是逃不掉這個劫數的，噫！……」

我看完這封信，我忽然生出一種奇異的感想，我覺得人生既是誰也不能逃此大限，那麼在有生之年，爲什麼不盡量快樂呢？爲什麼要自己壓扎呢？……我從今以後應當毫無顧忌的去追求快樂才是。

三月廿七日

我病了一個星期，不知辜負了幾許春光，今天早晨起來，已經看見窗前的丁香了，淺紫色的那一株已經開得很茂盛。我掀開窗幔，推開玻璃，一陣溫香透過來；精神興奮了不少，春真是宇宙的驕子！

下午劍塵來看我，在我家裏吃過晚飯後，新月的清輝，已經照在地上，我們很高興，一齊走出門口，沿着馬路踱到公園去，這時桃花已經開殘了，我們走過桃花林，踏着憔悴的花瓣，來到沿河的小山石旁，我們并肩坐在一塊平坦的白石上，河裏的月影，被暖風吹動，光蕩波揚，我們的身影也倒映在水裏，四境清幽溫馨，我們都似乎沉醉於美的幻夢裏。

這一晚上，我的心靈不安極了！我們從公園出來，各自分道回家，他臨去時是抵頭嘆着氣，我雖然沒有什麼表示，但是也够了，在歸途上我是一直含着眼淚的，我知道我自己太淺薄，雖是經過多少磨難，然而我是強不過自然，牠時時佈下迷局挖下陷阱，使我沉溺，使我自困唉！天呵！我將怎樣自救呢？

到家時已經很晚了，姑媽他們都睡了，我獨自站在院子裏，不知呆立了多少時候，後來起了風，一股飛沙撲面打來，我才如夢初醒，悵然回到屋裏睡了。

四月一日

人類的思想比什麼都複雜，并且無時無地不受外界的影響；我獨坐發悶，不免又想起，我上半年流落的生活來，那時我在某大學當指導員，領着五六十個少女，住在荒郊的寄宿舍裏，她們都是青春的驕子，每天早晨鐘聲響後，在樓前的綠草路上，可以看見他們一個個打扮得如仙女般，絡繹到大學校去上課。有時可以嗅到種種的粉香，在這時候，我驕傲如牧羊女兒，——這一羣可愛的馴羊都在我看護之下。

她們走後，一所大洋樓，只留下我一個人，開開窗子，看見荒郊上的孤墳，雖然才過清明，但也沒有紙錢的灰痕，唉！那一抔黃土下，正不知埋的是誰——這樣蕭條可悲！

人生真是一個漂零的旅客喲！什麼事業，什麼功名，真不在一個夢呢，說來真够傷心！明知生死只隔一線，但有時真解脫不了，——唉！誰知我的心情呵！恐怕只有元哥——你聰明的靈魂，是已經看透我繚亂的心了！

四月三日

今天是星期日，絕早便到北海，劍塵已經在御橋畔等我了，這時候園裏開遍了芍藥牡丹，我們坐在柳陰下的長椅上，溫風時時吹拂我們的薄衣，真是滿目春光，不由得勾起我日來的悵惘，我悲悼這爛霞似的美景，轉眼都成過去，也正如那已葬送青春的男女，希望之火，冰冷了，只剩下被塵世所荼毒的殘餘——骯髒濃血之軀，還轉動於人間，唉！天，這是多麼刻苦的刑罰呢？

劍塵握了我的手，很驚疑的問道：『淑菁，你今天又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！』我勉強嚙

住我悽楚的酸淚掩飾道：『沒有什麼』我立刻低下頭。我裝作看河裏的游魚，我的眼淚一滴一滴流在地上，劍塵見了我這樣難過，他不期然也嘆着氣，我們沉嘿了許久，最後我們便站起來，約劍塵去吃點心，吃完我就回家了。劍塵不放心一直送我到門口，唉！真罪過，爲了我這個不幸的人，使劍塵無形中，受了許多苦楚，每次想起我真是對他不住呢！

四月四日

昨夜又失眠了，今天頭腦暴痛，也不能出門，中午接到劍塵的信他說：『菁姊！昨天你爲什麼那樣不高興，我幾次抬頭，看見你在嚙淚，我心裏真難過，我不知爲什麼，我感到悲哀了！』

唉！菁姊！我送你回家以後，我在回來的路上，一直悵悵的菁姊！你又爲什麼事傷心呢！我時時刻刻惦着你，惦着你呵！

菁姊！你的身世我是明白的，——淒苦悲涼——但是這又有什麼法子呢？既然是已經擺定的局面，白白的傷感，又有何益，而且菁姊！你的身體又是那樣虛弱，若果再這樣煎熬，

怎能支持？唉！菁姊！我真不敢深想下去。希望你凡事看開一點，若果你不討厭我的話，我願將我赤子純潔的心來愛護你，使你在寂寞的世界上，得到一點安慰，菁姊！你接受我的誠意吧！』

唉！劍塵！我怎能不感激他？我譬如一隻無家可歸的孤雁，蒙他這樣誠摯的待我，還有什麼不接受的呢！但是天呵，你太惡作劇了，你既給我一個絨情葬荒丘的環境，你爲什麼又給我一個純真的愛！噫，我徘徊我苦悶，我跑到無人的郊野痛哭；我的神志完全混亂了！

四月五日

今天東風特別溫暖，薄棉襖已經穿不住了，院子裏的藤樹也開了花，香氣特別濃郁，一羣一羣的蜂蝶繞着花心採花粉，我站在階前看花，輕衫被風吹起襟角，飄灑如仙，我很想騎上一匹神駒，去到沒有人烟的春山上，看美麗的春之女神，她把世界裝得這樣漂亮，她自己不知怎樣沉醉歡迎呢——我正在遐想時，忽聽見壁上的鐘敲了幾下，已到上公事房的時候了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抱起書報稿紙去上工，唉！人生好景能有幾次，況且每每又爲生活問題所

耽擱？不能盡興欣賞，真是『秋月春花等閒度』了！

今天心裏很愁悶，晚上雖然又是好月色，但是意興慵懶也無心賞玩，而且心裏還有點怕看月光，最後仍就回到房裏去睡了？

四月六日

星痕許久不見了，我正想去看她，下午她恰好到公事房來找我，她告訴我，今天在北海裏有一個聚會，——因為今天是月望，致一和劍塵預備夜裏在北海划船。

我收拾了書報，和星痕慢慢走到北海，這一路都種着槐樹和楊柳，槐花的香氣，很好聞，柳梢輕輕拂在我們的肩上，真是人在畫圖中，

到北海的時候，更是春江浪緩，遍山開着紫色的野蘭花，花畦裏有木芍藥，有牡丹，有月季；到處都是清香撲鼻，我走到濠濮園的時候只見致一劍塵笑着迎了出來！我們在萬綠叢中的茶座上坐下，舉目一望，草綠花紅，流水緩潺，在河的當中，駕着一道石橋，我和星痕走到橋上站了許久，星痕說這裏詩意很厚，她讓我作詩，我說一時那裏有詩，留着詩情回去

寫吧，彼此一笑而罷！

致一從山上採了一朵野蘭花，他含笑道。別看這花到也有些香味，星痕道：『春神本來是一視同仁，她要不香蜂蝶也不光顧了』我們正說着劍塵也來了。大家又說笑了許久，太陽已經西斜了，我們便到仿膳吃飯，我和星痕都喝了幾杯酒，心裏又都有些悵悵的，我們出了仿膳，就到船屋去僱了一隻船——是一隻白色的小划子，我們上了船，恰好陸萍也趕來了，在船上我和星痕分配他們三個，劍塵把舵，致一和陸萍划船，我坐在船頭，星痕坐在船尾，不久船已馳到河心，荷梗才有半尺多高，浮萍散飄在水面上，我和星痕都採了不少。天色漸漸晚了，月兒也慢慢高起來，照得水面如同瀉銀一般，四面靜悄悄沒有什麼聲音，我們彷彿睡在母親的搖籃裏，舒服極了，遠遠忽發出鐵笛的聲音來，那聲音非常淒涼清越，星痕低低的唱着送春歸的哀調，我們都有些迷醉，都有些傷感——真是心情縈繞着綺麗的哀愁呢！

十點多鐘，我們從船上下來，遊興未闌，又約着大家，上了白塔，這時月光更比以前空明皎潔，我們從白塔上俯視古城，萬家燈火彷彿天上星辰，那些房屋和梳子齒兒般排列着，

我們站在白塔頂上，地高風大，吹得我們袂衣如蛺蝶似的飛舞。我這時低頭往地下看，忽然發生了奇想，——倘若這時我用白色的綢帕，蒙住頭向下一跳，不是什麼都完了嗎？人類真的太邈小了！想到這裏又不免嘆氣！致一說道時間不早了，回去吧！但是陸萍一聲不響的睡在白石上；劍塵說：『回去睡吧！看回頭招了涼』！陸萍仍是不理，似乎臉上還有淚痕，我們也不敢再向他看，致一和劍塵勉強把他拉起來，才一同下了白塔，各自回去了。

四月七日

昨夜玩得太高興了。——也許心情是過分的奮發因之今天似乎起了反動，事情是懶得作，心靈裏縈繞着一種微妙的哀感，不時想到昨夜飄浮海心，對月噙淚的情景，從早晨起，一直怔怔的坐在房裏，——今天又是星期，書局不辦公，有了空閒的時間，免不得萬種閒愁兜上心來，更覺得苦悶的時光，無法排遣了。

下午接得致一的信，那孩子真聰明，在昨夜綺麗哀涼的情景裏，他了解了人間的悲哀，他的信上說：「昨夜的情景太淒涼了，我看着你和星痕的一雙淚影，深深的了解人間的哀

愁，我雖沒有你們那樣的難過，但是心情也感到從來所未有的惆悵。」

我把致一的信從頭到尾看了兩遍以後，我莫名其妙的落下淚來，——這一個黃昏便在悄聲
嚙淚裏銷磨盡了。唉！

四月八日

最近我常常感覺到我心情的消沉，不是好現象，有時候和星痕談起彼此都不免嘆氣。我們幾次想變換我們的生活，但是到處都插不下腳去，不消沉又將奈何！可憐！我們談來談去都無結果，

下午我站在院子裏，看晚霞，小翠，我的表妹，遞給我一封信，正是劍塵的，我倚着葡萄架，遙對着鮮紅的流霞，將信拆開看了，他說：『菁姊！前天晚上北海之遊，真是美妙極了，可是你大約又勾動了心傷吧！我一直惦着你，不知道你現在的心情如何？我希望你好好的掙扎吧，你的身體不好，最大的原因，還是心情的抑鬱，——昨天我聽致一說你病了，我真不放心，現在好了嗎？……』

唉！我如癡如呆的望着半天流霞出神，手裏的信已掉在地下，小翠正蹲在葡萄架下採野菜花呢，她不隄防到嚇了一跳，抬頭望了我一眼，把信遞給我道：『怎麼！……怎麼！……這信不要了嗎？』我搖了搖頭，把信放在衣袋裏，走回屋裏，——小翠看了我這種樣子詫異極了，一聲不響的跑到上房找姑媽——大約還是告訴姑媽什麼去了。唉！聰明的小翠！你知道我的心事嗎？

四月十日

今天接到超西從英國寄來的一封信，他說：『級善吾友！我自從去國以後，生活完全變更了，心情也不同了，近來到各大圖書館念書，很感興趣，——並且發現了幾本在國內買不到的絕版書，真如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歡欣，所以我打算天天到圖書館去抄一份，預備將來帶回來。

『你近來的心情怎樣？我時時念着你。有時候我獨自跑到公園，坐在芭蕉樹的巨影下，常常默想國內的朋友，不知近來怎樣？尤其是你那清瘦的身影，時時浮上我的心頭，使我不

禁嘆氣！……日子也真快，元哥已死了三年了，回想當年我們住在上海的時候，幾個人沒有一天不在一處談笑搗亂，你還記得我們組織過文學會嗎？成立會是在松社開的，當天與高采烈聚餐以後，還拍了一張照片，現在這張照片還在我的書架上放着，但是像上的人，都不是從先的樣子了，元哥與紹哥死了，其餘的平和琦也都沒有消息，唉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呢！

『元哥他實在是我們友人中最有才略擔當的，偏偏短命而死，真叫人憤憤難平呢！』
超西的信好像是一把神秘的鎖匙，將我深鎖的靈箱打開了。已往的事蹟，一件一件展露在眼前，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永遠不能再見的元哥，我拿起他的遺像，我輕輕的呼喚，但是任我叫乾了喉嚨，從不曾聽見他一聲的回應。唉！我哭了，——真的兩三個月以來，今天是最難過了。我緊緊握着自己的手，心也似乎絞成一團，噓！我無力的睡倒了。

四月十一日

昨夜是低咽着，流了一夜的淚，今天心裏覺得發悶，頭目作痛，我恐怕又要病了。公事房不能去，請表弟打電話去告假，我只淒楚的躲在床上，下午星痕聽見表弟說了，她不敢心

，立刻跑來看我，她坐在我的床沿，怔怔的看着我嘆息，她也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握了我的手垂淚，姑媽見了這種樣子，也禁不住用衣襟拭淚，小表妹只是怔怔的望着，四圍的景象真淒涼極了。

星痕今夜沒有回去，我們對談對哭的又鬧了一夜，不過心情倒比較舒適了，黎明時，我們都沉沉的睡去。

夢中我看見元哥了，他還是生前一樣沉嘿無言的望着我，眼角似乎尚有淚痕，他淒楚着說道：「菁！我苦了你！……」他噓着氣，同時聽見窗櫺裏呼呼的風鳴，真是可怕的鬼境呢！我嚇醒了，睜眼看見窗戶幔上，已射上曉日的光輝，星痕還睡着呢。我悄悄披上衣服下床，走到穿衣鏡前，看見自己憔悴的瘦影，心頭兀自酸梗，唉！命運之神呵！我永遠是你手下的俘虜！

四月十二日

兩天沒到公事房辦公了！不免積下許多應辦的事情，整整料理了一個上午。編輯教科書

，有時真感到乾燥，沒有興趣，尤其因為我的心，正是時時湧起波浪的海，我拿着筆不知寫什麼好，只感到自己是生於夢幻中，——理智的工作譬如斷續的警鐘，一聲響動，也能從夢幻裏醒來，但是鐘聲一停，便又恢復原狀。

有時作得不耐煩，就想放下筆，辭別這單調的公事房，永不再進去，但是想到吃飯的問題，這個決心又動搖了。

下午回家，接到劍塵的電話，約我明早到北海去玩，——今天人很覺疲乏，不到九點就睡了。

四月十三日

今天天氣特別晴朗，當我還沒起床的時候，已看見金黃色的太陽，照在東邊的牆上，窗前的藤花，一穗一穗的都開了，顏色是淺紫——這是我生平最喜歡的顏色，所以每年藤花開時，我是有工夫就向牠飽看，直到香消色褪，牠是軟疲得抬不起頭來，你也不忍再去看牠，只是每日從外面回來時，經過藤蘿架，偶爾踏着那飄零花瓣時，總要為牠不幸的命運嘆氣。

但是這時候却是藤花的黃金時代，葉子有的是深碧如翡翠，有的淡綠如美玉，花穗倒懸着，如美人身上的繡香囊，嬌麗可愛。那濃郁的香氣，更是使人迷醉，我從床上下來，便推開紗窻，怔怔的望着藤花，我醉於牠的麗色，我醉於牠的溫香。我感到幸福了。

我坐車到北海去，經過金鰲玉鯀的時候，已看北海的綠漪清波，遠遠的白塔，和景山都罩於紫氛朝霧中，我進了北海的大門，就沿着北邊那條山路前進，一羣白羽如雪的鴨，正浮在水面，真是「白毛分綠水，紅掌蕩青波」我不覺看住了。後來布穀鳥在樹上，「快快佈穀，快快佈穀」的叫着，才把我喚回人間，我提起青油小傘，向前走去，看見園裏的一草一木，都嬌媚的披上新裝，在含笑歡迎我呢！

我數着自己勻齊的步伐，不知不覺已來到紅色牌樓的石橋上了。遠遠已看見劍塵從漪瀾堂的旁邊的山坡上去，那半山腰的木芍藥開得燦爛如錦，我們就在半山的藤椅上坐下談話。劍塵他談到那夜在月下蕩舟的情景，心裏又起了莫名所以的悵惘，後來他又再三問我的病狀，我告訴他已經好了，他似乎不相信只注視着我的臉道：「淑菁！你又在騙我了，看你的兩

個眼窩，是那樣陷入而且又圍着一圈灰色，……噫！叫我也沒辦法！我幾次勸你看開些，我也知道這是白說……我深知道你的煩愁絕對不是幾句話所能勸慰得來的，……我自己的能力又薄弱，……但是級善！……」他說到這句上便頓住了，眼圈紅了一紅，我更覺得難過，眼淚禁不住滾了下來，

在回來的路上，我一直是在噙着眼淚坐在車上，我近來覺得劍塵待我太好了。這一方面固然使我得到安慰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？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是明白的，……唉！他要是希望從我這裏得到人生幸福，那末我更是不起他，我是不幸的人，我所能給人的，只有缺陷悲哀，……唉！天呵！你太播弄我了！

可憐劍塵他是英挺秀拔的青年，但是我懷懼，我恐慌，——我是怯弱無用的人，總有一天，我自己把持不住，不定什麼時候，我將讓他看到我赤裸裸的心——那是一顆可怕的足以誘惑他的心，然而天知道，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罪孽，只是我抗不過運命的狡猾，我們彼此都是命運的俘虜。

現在我還是努力的扎掙，我還能嚙着淚犯他純潔的愛，所以近來他雖在說話時，或信中時時有所表示，我只是背人滴够了淚而後掩飾着——正像我真一無所知的樣子。

可憐我宛轉的心誰又明白，人們只覺得我是受過大陣仗的，一定能如老僧般一無所動，但是事實又那裏如此簡單！我近來爲了這可怕的前途，不知又絞了多少血淚，戳了幾處心傷，——明明知道蠶子作繭終是自縛然而明知故犯，甘作愚鈍。唉！可憐！

我們黃昏時才由北海回來，到家後心神一直不安，我寫了一封信給劍塵道：

劍塵：你想吧！一隻孤零的疲雁，忽然在這冰天雪地的古城中，停在枝枯葉落的梧桐樹上，四境是遼闊得找不到邊際，沒有人烟，沒有村落，你想這孤雁將如何的忍受這淒涼！

但是劍塵：你要知道如果牠是永遠永遠被造物所棄，讓牠孤棲的僵死在這廣漠的荒郊，也倒有了結果，然而就是這一點希望牠都得不到，結果她被一個旅人，捉下來放在槽木雕成的鳥籠裏了。那是旅人的善意，牠本應當感激，從此忠忠實實的作個依人小鳥，不

也就完了嗎？無奈牠天生成的不羈之性，況且心創難平，因之牠幾次想悄悄的逃避，到底又放不下待牠忠誠的旅人，而且前途太也孤淒了。唉！從此牠將徬徨歧路，牠將自己焚毀自己。

劍塵！這隻孤雁真值得可憐呢！唉！聰明的劍弟！我不敢再在你面前裝英雄了，我實在是一個平庸的人，我有人所應有的情感，我一樣的易被人所感動，不過我們遇見太晚了，只這一點便足鑄成我們終身的大憾！我們將永遠輾轉於這大憾之下直到我們的末日來臨……

四月十四日

今天到公事房去，表面上雖然是作了不少的事，可是心神彷彿野馬般放開四蹄，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時時想到黯淡無光的前途，——荆棘遍徑的前途，以後是邁一步險一步這可怎麼好呢？我想到淒迷的時候，手裏的筆落在紙上，墨汁污濕了稿紙，在這黑團當中，我似乎看見魔鬼在狞笑，我不禁氣塞咽喉，浩然長嘆，同事們都驚奇的向我注視，我被他們冷嚴的

眼光所恐懼，才慢慢的鎮靜了。

下午回家，覺得心灰意懶四肢疲弱，放下蚊帳悄悄的睡了，但是那裏睡得着，只覺思緒萬端，如怒潮如白浪，不止息的攪擾着，中夜才朦朧睡去。

四月十五日

懨懨心情彷彿一隻困鶴，低頭悄立於芭蕉蔭下，無力展翅便連頭也懶得抬起來，唉！病又乘隙來侵，怎麼好？今天公事房又不能去，只靜靜的睡着，有時掀開幔帳，看看雲天過雁，此心便波薄浪湧。

下午劍塵打電話來，我告訴他我病了，他很焦急立刻跑來看我。

今夜是極美麗的星夜，天上沒有一朵浮雲，碧澄澄的天衣上，滿綴着鑽石般的繁星，溫風徐徐的吹拂着，我披上袂衣，同劍塵在白色茶花叢前的長椅子上坐了，我無力的倚在椅背上，上嘿嘿注視着遠處的柳梢，——那是輕過柔軟的柳條，依依於合歡樹間，四境幽寂，除了星羣的流盼，時時發出閃電似的光華外，大地是偃息於暗影中了。

寂靜中我聽見自己心弦的顫動，同時我也聽見劍塵心弦幽音了。我們在沉暎中過了許久，劍塵銀鐘似聲音，忽然衝破了寂靜，他說：

「善！我告訴你一件可笑的消息，……那位文學教授在打你的主意呢？」
「這本是我早已預料到的笑話，……但是你從那裏聽來」我向劍塵追問。

劍塵微微笑了笑，他並不回答我的話，又過了許久，他又說道：「你知道除他以外還有人也作此想呢？」

這確是我所未之前聞的事，不覺驚奇的問道，「真的嗎？……誰？請你赶快告訴我吧！」
劍塵低了頭道：「我不告訴你，你自己猜去吧！」我有些焦急了，「我真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在……」劍塵不等我說定，他忽然向天長嘆。——這實在是是很明顯的暗示，我的心抖顫了，我不願意再往下問，於是我們又沉暎了。

劍塵走後我兀自在院子裏坐了許久，直到夜露浸濕了我的衣裳才回到屋裏睡下。

四月十六日

歸鄉日記

四五

今天扶病到公事房作了一上午的工，回家來，已經神疲力倦，正打算睡下休息，忽然張媽拿進一封信來，看是劍塵的筆跡，我手發抖，我心發顫，忙忙拆開看道：

菁姊！昨夜在你家小園裏的談話，我知道你是想不到的——當時我還有許多話，但是我怕你怪我唐突，所以不敢說。不過菁姊！隱瞞又有什麼用呢，求你還是讓我說了吧！

我明明知道，我所希望於你的……無論如何是辦不到，但我自己也不曉得，何以我會發生這類願望——等於幻想的願望。

菁姊！我自己也不明白爲的是什麼？先是同情於你，後是可憐你，最後是——這句話我不該說，不過不說也是事實，菁！你原諒我吧！——最後我是愛你！唉！菁！我明明知道自己是幻想，但我也不能不讓你知道，即使現在不說，我以後也得設法使你知道。

其實你過去的殘痕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別人可以作這種幻想，按理說，我怎麼也不該有這些幻想——而且幻想能成事實的，從來所未有過。然而菁！我告訴你，幻想雖然是幻想，但是你無論如何，你是不能阻止但底去愛比垂呵斯的呵！幻想雖然是幻想，但是

你無論如何是不能阻止我的心幕上印上你的印象呵！這種的幻想我也不敢奢望牠能成爲事實，菁！我們就走到這裏爲止吧！不過我最後還要告訴你，菁姊：你的印象已經很深很深的印在我的心幕上了。這也許是我們生命史上一點痕跡吧！

唉！真是罪孽，——劍塵終於赤裸裸的向我表白了，我今後將怎樣處置呢，劍塵呵！我對不起你，我將終身對你負疚！

我的眼淚濕透了信箋，我的心將碎於慘苛的命運的鐵拳下，我伏在床上，我嘿嘿的禱告了。但是那裏有神的回聲呢！

四月十七日

夜和死般的寂靜，便連風吹樹葉的聲音也不容易聽見。只有暗影裏的飢鼠，在嚙啃木頭，發出一些刺耳的聲音來。我倦倚在窗前的藤榻上，——我的心傷正在暴烈呢。

噫！我真淺薄！我真值得咒咀，我永遠不能趕出心頭的矛盾的激戰！

現在更糟了，不知什麼時候，連一些掩飾的能力也失却了。今晚在淡淡的星光下，我一

切無隱的向他淹露了。我迷惘得忘了現實，我只懵懂在美妙的背景裏，我眼裏只有潔白的花；熱烈的情感。——如美麗的火簇似的情感，籠照了整個的宇宙，溫柔舒適，迷醉，但是我發現了我的罪惡，我不應當愛他，也不配承受他的愛，我的心是殘傷的，而他的呢——正是一朵才綻蕊的玫瑰，我不應當抓住他，但是放棄了他吧，然而天知道這是萬分不自然的，我也曾幾次想解脫，有時他的信來，我故意遲些回信，打算由我的冷淡而使他灰心，可是我又無時無刻的不希望他的信來，每次從街上回家，頭一件就是注意到書桌上的信，如果桌上是空的，我使不自覺的失望，心神懊喪得萬事都沒心作，必等到他的信來了，我才能恢復原狀。唉！這是多麼可怕的迷戀呵！

這幾天我的精神苦痛極了，我常恨我自己不澈底，我一面覺得世間的一切可咒咀，一面又對於一切留戀着，有時覺得人間萬事都可以拏遊戲的態度來對付，然而到了自己身上，什麼都變成十分嚴重了，噫！這心情真太複雜了。因此我的喜怒無常，哀愁瞬變，比那湖面的天氣，變化得還快，但是心情雖然是如此，爲了生活，整天仍是扎掙於車塵蹄迸之中。未免

太可憐了！

四月十八日

人真太神祕了，最聰明也就是最糊塗，比如一個人對於某一件事情已經看到結局了，但是沒有走完這條路他總不肯就止步的，我早已推測到劍塵和我的戀愛是不能成功的，按理我就不應當再往前走。可是事實上又不是這樣，我覺得心靈中有一種不可抗的力，時時支配着，我在心波平定的時候，還有自制的力量，不過微風過處，又吹起一池波浪！

今天我很決心，——打定主意從此以後不再給劍塵寫信，縱使有必需寫信的時候，我也不再說一句感情話，慢慢的使他冷下去，……但是太可耻了，今午接到劍塵的信後，我又不能自禁的給他寫了信。自然這也許是因爲劍塵的信太有力了，他說：

敬愛的菁姊：我看見你昨天的信，不知爲什麼，我覺得你信中的每一個字，都似利錐般，在我心頭狂刺，我看到第三遍時我不禁流下淚來。

菁姊，你只知道我是一隻飄零的孤雁，所以不願意我來同情你，愛護你——你的意思是

我們倆的境遇太差遠了，其實你錯了，菁姊！你真錯了，……唉！我不忍說……可憐我也只是一個落魄的旅人呵！我走遍了郊野，我爬盡了山巒，然而我依然是孑然一身，我到如今——除了你沒有第二個伴侶，不幸你再棄我不顧，叫我怎樣慘悽呢？

我也很清楚你的心——你確是茹忍着苦辛呢，但是我也不敢有非分的希望，我只求你讓我將我一腔熱烈的同情，貢獻於你的面前，你收納了吧！

唉！我除了流出怯弱的眼淚還有什麼，現在我顧不得許多了，暫且騙騙他和我自己吧！說來真够傷心了。

今夜我依然給劍塵寫了回信，而且是一封情辭綺麗的信，封上信時，我覺得羞慚，我恨我自己呢！

四月十九日

今天我到學校去，恰好遇見星痕，她緊鎖着雙眉，淚光盈盈的對我說：『整天這樣，失了知覺似的混着，真不知如何是了』我默然無言，我本想勸她看開點。可是這話我覺得碍口

，我們不是只有應酬而無真情的朋友，我不能對她說那不關痛癢的安慰話，她的身世和心情我很清楚，我的不能安慰她，正如同我不能安慰我自己是一樣的情形；所以當時我只有嘆氣，後來我將要走的時候，我曠了鹹澀的眼淚說道：『星痕想法子自己騙騙自己吧！』她瞧了我一下，眼圈紅了，拿起粉筆盒子，低着頭到課堂去了。我直看着她伶仃的瘦影，轉過夾道，我才黯然的回家去了。

今天家裏真寂靜，姑媽也出去了，我獨自坐在書房裏翻了幾頁書，心頭覺得悶悶的，便信步到後院的小花園裏看看。只見葡萄架已經搭好了，嫩綠的葡萄在溫風裏擺動了香，桃杏都已開殘了，滿地殘紅碎紫，使人不忍細看，我正在替花悲傷的時候，忽然間一陣風過，又吹落了不少丁香花朵，洒在白色的衣襟上我將牠兜起來，都倒在金魚缸裏，那些金魚都受了一驚，驀然沉到缸底去，後來看見沒有別的動靜，才又慢慢的浮上來擺動牠那美麗金色尾，在花下游來游去。

我覺得有些倦了，回到屋裏，姑媽也已經回來了。

四月二十日

昨夜作了一個怪夢，夢着我獨自一個人，不知怎麼跑到亂山錯雜的荒野去，而且天又是十分陰沉昏暗，我站在十字路口，四境沉寂，沒有人，連飛鳥也都絕迹。我正在驚慌失措的時候，忽聽見遠遠有哀樂的聲音，——還有人唱着送葬的輓歌，遠遠的有許多向這邊走來，恍惚有人告訴我，他們是替元哥送葬的。我聽了這話，果真相信是這麼回事，心裏一陣淒酸我望着那些哭了。正在萬分悽楚的時候，忽見我死去的朋友伊文在我肩拍了一下，嘆道：『走吧！跟我們一同走吧！這種世界究竟有什麼可留戀的，而且你又是這樣孤寒？……』我聽了真傷心，想道『果然！活着究竟有什麼意義還是同他走吧，』我正要邁步的時候，忽然聽見有人攔阻我說『不得，你還有多少未了事呢？我躊躇了，伊文似乎鄙視我的拋不下，他冷笑着推了我一下，嘆道：『早呢！早呢！你的夢醒，』我被他一推冷不防摔了一跤，便驚醒了。睜眼一看原來是一個夢，爲了這個奇怪的夢，我悵惘了大半夜，我恨我自己愚鈍，不知什麼時候才是大解脫呢！

我的夢雖然奇怪，但是細想起來，也并非無因，可憐我平日就是在生和死的矛盾中生活着。

近來的心情，似乎有點異樣，比較從前更複雜，從前只是一味的咀咒人生，感覺得四境的冷寂，但是我還很鎮靜，如同凍成堅冰的湖水，永遠不起波浪。近來呢！似乎堅冰已經解凍了，心底的殘灰又從新燃燒起來——那裡來的燃料，天呵！我知道——然而這不過是毀滅自己的結果阿！

不幸我又跑到歧路上來了，前面是亂山叢雜，後面是虎吼狼號我不能停在十字路口，然而我也找不到我應走的路道！這真太可憐了，自己幾次踏踐着自己的足跡，恨不得扯碎宇宙的一切，使之都化歸烏有，不然我是將要死於矛盾的生活中，萬劫不回呵！

四月二十二日

今天是星期日，比較清閒，天氣又特別好，太陽照在翡翠色的葡萄葉上光芒四射，杜鵑鳥在海棠花蔭，不住哀啼，風是溫馨得使人沉醉，我起床後，隨便擦了臉，覆額的短髮飄拂

在眉上也無心梳掠，只呆呆倚着門檻出神。

這些日子，我實在變了一個人，我的心由冷漠而溫暖，現在又由溫暖而沸騰了，唉！靈的火燄，灼灼的燒着了，怎麼好，我有些沉醉了。好像喝了毒酒後的沉醉，我竟失却自制的力量。

午飯後劍塵來看我，我們坐在丁香花下的椅子上，這時小園中的一切，都似浴後美女，嬌慵無言，便是鳥兒也似乎有些春困，蟠伏在葉底去四境闐寂。我們就在這闐寂中，迷醉了，劍塵從丁香樹上摘下一小箭丁香花來，插在我的衣襟上笑道：『有花可摘還須摘，莫待無花空摘枝，』我聽了這話心裏禁不住一陣悵惘，想到人生數十年，除了生老病死，得意的時代真太短促了；況且像我這樣的身世，自己打碎了青春的夢，便連那短促的得意也失却了，這時我的心抖顫着，我不禁流下淚來！劍塵很詫異的望着，他自然不明白，我這突如其來的悲感，他握住我的手，安慰我道：『級菁！不要傷心吧！以前的一切都算是昨天死了，現在我們好好的快樂，好好的生活吧！』我只點點頭，我不願多說什麼，尤其在劍塵面前，我不

忍深說什麼，因為我深明白他是十分熱烈的希望我因他不振作，我也希望我能從他那裏得到刹那的迷醉，使我灰色的生命，偶爾也放些光芒。這時我的心弦顫動了，眼前的一切都變了形色，一張溫柔的綺麗的情網展開了，我如同初戀的少女，迷醉於愛的醇漿裏，我無力的倚在劍塵的懷裏，他好像是牧羊人，驕傲而得意的撫摩着這隻馴羊。

我聽見劍塵心弦的顫動，牠彈出神秘的音調，他輕輕的說道：『叔菁！我從你那裏認識了生的偉大和美麗，所以設使我離開你我便失却生的意義了。』

我驀然受了良心的責譴，我錯了，我不應當故設陷阱使他深溺呵！我陡然抬起頭，我離開他溫暖的懷抱，我抱住梨花的樹幹，我嗚咽了！

劍塵如同在五里霧中，他莫明其妙的望着我，最後他嘆着氣將我送到房裏，……直到深夜他才走了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現在是將近暮春的天氣了。我起得很早，七點鐘的時候已經到書局去了，在城門洞裏我

遇見一個奇異的老人，頭髮鬚眉都白得像一把銀絲，被溫風吹得四散飄揚，一張發紅光的圓胖臉十分精神，手裏拿着四五十份的報紙，向着走路的人叫道買報呵！買報，接着就唱起朱買臣的馬前潑水來了。我的車子從他面前走過，看見他含笑高唱我不禁怔住了，覺得這真是一個奇異的老人，雖然已經有了一把子年紀還是這麼有興趣，同時我不免傷悼自己入世雖然只有二三十年，已經被苦難銷磨得毫無生趣了。爲了這意外遇見的老人，又使悵然終日。

下午致一來看我，他近來意興也很蕭條，我們談些不關緊要的話，大家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我忽然想到星痕。我要問致一他們的近狀，但我很明白，這就是使致一很難過的原因，我何忍再去擦撥他，後來致一對我發了半天牢騷，他說他覺得煩悶覺得苦惱，他覺得近來內心和外形的不妥協，往往外面越冷靜心裏越沸騰，這一顆好像海洋的孤舟一刻不能安定！……他說著淒然了，我也無法安慰他，只有陪他垂淚，後來致一看見我桌子底下放着一瓶玫瑰酒，他拿來打開接連喝了兩茶杯，那神氣淒楚極了，我不忍看下去，奪過酒杯來藏到別處去了。但致一已經醉了，他伏在椅背悄悄的垂淚。我將他扶在沙發上睡下，我掩了門回到臥

房裏，心神也非常不快，不免把那瓶裏的餘酒一氣喝完，昏昏有些想睡，不知不覺睡着了。醒來的時候已將近黃昏了，致一還睡着沒有醒，我把他叫起來，讓他喝了兩杯濃茶似乎好些，又坐了些時，就走了。

四月二十七日

昨夜睡的很不安穩，頭半夜一直作着可怕的夢，後半夜又失眠了，睜着眼看月亮，先是清光照在我的牆壁上，後來漸漸移到窗子上，最後看不見月亮。天已經快亮了，疏星在灰藍的天空閃爍着，遠遠的公鷄唱曉了，不久老僕人起來掃院子，宿鳥也都起來，站在枝頭孜孜的叫喚。而我呢，還是白睜着眼無論如何都睡不着，頭部覺得將要暴烈似的痛。

今天公事房又去不了，只得打電話去請假，下午接到劍塵的信，他說：

『菁姊！我告訴你一件很悲慘的事情，前天我由你家裏回來已經是深夜了，可是還有一個人坐在我的書房等我——他是我中學時的同學，他見了我對我說『姓史的祖父快死了，希望我明天去看看他，他家裏很貧寒，實在很可憐。』我想姓史的也是我朋友的兄

弟，——雖是我的朋友已經死了，但是看見他兄弟這樣的境遇，自然應當去看看他。

昨天早晨我由東四牌樓乘電車，到了那條街找了許多時候，才找到他的那條胡同，真窄狹極了，況且他又是住在一個大雜院裏，一家七八口人只住一間破房子，他的祖父又正病着，一家大小都圍在那老人的床前，等候醫生呢。那位姓史的正在院子裏，一張破木桌上鈔書呢——因為他家裏現在就靠他鈔書得幾個錢過活，這情景真够悲慘了。我見了他幾乎落下淚來。

他見了我臉上的顏色更慘淡了，他低聲告訴我說他祖父的病恐怕沒有什麼指望了，若是早晚發生了意外：錢是一個也沒有着落呢！他說着眼圈紅了，我真不知怎樣安慰他才好。當時我摸摸衣袋，通身只剩一塊多錢，我就把那塊錢塞在他手裏，說道：『我今天手邊沒帶什麼錢，這一點先送給你零用吧，以後我再替你打算一點』他接了錢，對我謝了又嘆道：『當年祖父也曾作過總督，誰想到下場是這樣淒涼呢！』我聽了這話真是更難過了。忙忙告別走了。

到家以後心裏一直發悶，想到世界上可憐的人太多了，可惜自己又沒有能力，遇見這種事

情只有難過一陣子算了，噯，菁姊！人間難道永遠這樣黯淡嗎？……
我看完劍塵的信心裏更是煩上加煩，恨不得立刻死了，便什麼都看不見聽不見了。

苦雨齋的一週間

周作人

七月二十三日

陰。上午，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。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，即寄與季谷。午，往石駙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，來者佛西，振鐸及劉，林，黎諸君，下午三時回家。耀辰來談，六時後去。晚，慧修來。

二十四日

晴。上午估人來，買花木食器一副。古女士來訪。下午，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。重校閱講演稿了。夜，大雨。

二十五日

苦雨齋的一週間

五九

晴。上午，往福壽堂，劉天華君開弔，送禮，又聯云：廣陵散絕於今日，王長史不得永年。往北大二院訪川島，午，回家。下午，以講演稿送還鄧君，定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。改訂樊椒錄。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。金源來訪。夜，大風雨。

二十六日

陰雨。上午，寫信九通，下午，寫講演稿小引畢，即寄去。奚女士來訪，爲致函季明。晚，寫看雲集序文未了。

二十七日

晴。上午，寫看雲集序了，寫與開明。任仿樵君來談，還珂雪齋集一部。下午，往訪尹默，叔平，又往看耀辰，五時回家。得上海寄來舊書五部。

二十八日

陰。上午，啓无來，幼漁，肇洛先後來，下午去。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，其女小蕙所譯，前曾爲作序。嗣羣來，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。平伯來。傍晚大雷雨，積水沒

塔。十時頃，啓元，平伯，嗣羣共僱汽車回去，齋前水猶未退，由車夫負之出門。

二十九日

雨，後晴。上午，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。下午，抄所譯兒童劇，予兒童書局，成二篇

道上日記

周全平

一九二六，一一，七。星期日。半晴，不很冷，風小。

因為昨夜睡得早，今晨很早便醒了。但醒得太早，不願意起來，便躺着胡思亂想——想的什麼現在也記不起了。想了一會，又昏昏地睡着了，而且做了許多夢。但忽然有人的語聲把我從夢中驚醒。睜眼看，有一位客人用家鄉的方言在和哥哥說話。哥哥的床接着我的床，我們兄弟倆是接頭睡的，所以他的語聲驚動着我。哥哥介紹這位客人說是同鄉田君，我就知道他就是我們幾日來常常提及的一位。

田君是騎了自行車來的，起身後我去騎了一下，還好，但不及我的飛馬牌。可惜飛馬牌

是英貨，而且留在上海忘了帶來。

早餐是煮白薯。說是白薯，其實倒是紅心山芋。三個人吃了四個。

田君說：昨夜高足大概又宿在老包那裏。

高足是老包的愛人。他們的故事我已知道好久，但我昨天纔第一次見高足，是梳辮子帶眼鏡的女郎，沒看清她的面貌，但好像很年輕，後來問起纔知道她還祇十九歲，許多友人對於高足和老包的常常同宿都不很滿意，說：爲什麼不結婚呢？其實依我看是無關緊要的，祇要兩人情願，婚式實在是絕對不需要。

哥哥因爲有點小病，不想出去，便由我伴了田君，推着自行車，到沙灘去看S F。

S F完全像他的哥哥。我真懊悔我不應該先見他的哥哥，S F的爲人是可親的，相貌也好，然而他哥哥給我的印像確不然，因爲他哥哥的年紀和我相差太遠了。因爲這樣的原因，S F和我談話時，我時刻會覺得是他的哥哥，那種不頂好的印象時刻在我的感覺中躍動。因此我又悟到批評之難而直覺的也是不可靠了，假如我先見S F，一定會因S F給我的好感而

看好他的哥哥；假如我不曾有先得着第一次他哥哥給我的不頂好的印象，我此次見S F一定會感着比現在更多的好感了。

午飯是S F請吃的，在東安市場的一家菜館，吃了差不多五塊錢。喝了酒，黃酒，四個人喝了一斤半。同座的是田君，S F，小佳。

午後到田家小坐，見了田君的新夫人和她談了些時，我便和S F，小佳走了出來。

走過素君女士的寓所，想進去，又遲疑着，S F也叫我進去，可是我終還提不起勇氣。自從那天去過一次後到今已五天了，我還不曾第二次訪問過。

到家已六時，哥哥已把事做完，我回來太遲了一些。

晚飯後寫了一封信給素君。自己看了好幾遍，終覺寫得不像情書，簡直連很壞的情書都說不上，可也是沒法，由他吧。好在我這兩天已吃了不少冰糖葫蘆了。

一九二六，一一，八，星期一。陰。傍晚雨。不大。無風。不很冷。

醒得很早，哥哥還沒醒，怕驚動他，暫且躺着。

幾個月來真是奇怪，要是不想什麼，祇要一想，便會想着異性的問題。其實我並不是初開智識，我十八歲到了上海，到今算是在外面混了八年了，在這幾個月以前，我像一點煩悶也沒有。近來的煩悶是爲的什麼呢？難道真是因爲失去了自己幻想的中心纔有現在的彷徨無主的現象嗎？啊，露茜，你是太冷了些，你不該這樣輕淡地把我的幻夢刺破！強自譬解着，無奈我的心兒已經碎在夢中了。

起身八時，早餐是照例和哥哥到校吃四個虎吞龍。二碗稀飯。

把照片掛號寄了。這次來到天津幸得有我的可愛的姪女兒伴我，不然真會枯得死人。那個頑皮的小東西，她的聰明有許多成人也不能及的。她伴我在天光照了一個相，今天我寄了一張給母親，一張給她自己，照得還很不壞呢。

上午去東安市場買醬蘿蔔，順便在市場週圍認了一巡路二五二公司·協和醫院都見到了。下午後哥哥伴我去看三點半開映的電影。門票國幣三角。無音樂。

看了坐前的對對的伴侶，心裏感着很大的壓迫。不知誰個女郎先肯和我同到這個電影場

來？

出電影場的時候，已經下雨了，一毛錢雇洋車一直回公寓。

天雨不能出去買晚報，不知今天的新聞如何。可是我什麼地方都不甚願意去。在不曾覺得我的愛的寄托以前，一切對於我是無意義。無意義，青春去了的人看來一切都是無意義。

一九二六·一一·九·星期二。晴。無風，不很冷。

來了北京差不多已一禮拜，還沒遇見很冷的天氣，而且天氣的高燥也不如我以前的想像之甚。許是天公惠我，因為他是知道我的呢大衣還沒做好，怕過冷了，我不好意思穿洋服。啊！我多謝你，天爺爺，可是你更應該知道我是雖有洋服也不很肯穿的，我為什麼要穿好看，了給不相干的人看呢？

同哥哥去吃了虎吞龍回來，買了兩份報。

上午不能出去，因為要等美表兄來。閒着想寫完那篇論靈肉的信，可是始終不曾提筆。不知為甚，近來沒有從前那麼勇於發表了。這也是老了的一種徵象。

美表兄來是十點鐘。我換了洋服伴他去逛北海。

午飯是美表兄請客，在西長安街的芳湖春。我喝了四兩白乾。

吃了飯，美表兄別去了，我忽然想訪素君。那天寫給她的一封信許會引起誤會吧，實在太不像寫給不甚相熟的女友的信了。我要再見她，我要更仔細地認識我的女友。

先到藝專，她不在。再到大沙菓，又不在。我便到田君家小坐。

兩點鐘時再去大沙菓，素君已經回來了，她邀我到房裏坐。

一間西向的小廂房，和亭子間差不多。東壁是一張白色小鐵牀，牀上覆着白線毯，看不出她蓋的是什麼被。一只木色的五斗櫥和牀平放着，有一雙紅鞋，裝飾用的吧，擱在櫥上。北壁是一張黑色寫字檯。西窗口有一個小櫃，櫃上有一面明鏡，許是她的粧檯吧。祇有一把椅子，她請我坐了，她自己坐在牀上。

——剛纔我已經來過，你不在，……

——是的，吃飯纔回來。密司脫周的信接到不久。

——已接到了？那寫得太不……。

——那里！我正在奇怪，因為那天我到校看見，密司脫周留的字條，說明天來，我所以在家等着，誰知一直沒來，我還怕不要你就走了；今天接了信本就來看你的，你到來了。

——真對不起，我是太荒唐了，我因為那天已經來過，便忘了還留了一張字條在校裏，累你等了幾天！我其實是想來，可是終覺有點不敢。

——這是一點也沒有什麼。我看了異性的朋友，和同性的一樣。那天他們的笑，是因為你走的時候他們剛在吃白薯，他來不及向你說……，不禁笑了。其實……

——當然，那當然，我那封信實在是太不認真寫的，我祇是這麼寫，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說。那……

——我知道。北京像那種女子亦有，不過……

——我並不是這樣意思，我祇是這麼寫，真很抱歉，我是太不認真。

——以上是我同素君談話的開端。我那封信果然引起她的誤會。我太糟糕，什麼時候總喜歡

搗亂，搗出很乏味的亂子來。剛巧我今天是穿了西服去，她恐怕真以為我是注重衣衫的人呢。實在她的態度確比我大方，她說異性朋友和同性一樣，許真不是過分矯情的話。然而我不然。我需要異性的朋友，我要把她看作異性。我老實告訴她，我的生活太單調，我需要女性的朋友。

不知道我這種話是否可以向女性說，我不管，我沒有別的話說，我祇能這樣說。

末後她約我禮拜四下午逛北海，我答應了。我慚愧，倒是她提出這要求，應該是我要求她的啊。然而我還是第一次和女性這樣交際哩。

別了，她送到天井裏。別了，我一人走出大門，白乾在腦中洶湧，剛纔的談話和她的一切都在壓迫我，很苦悶。我是太無經驗，我不知道她這種態度是否是熱或是溫。禮拜四下午我真去嗎？她祇冷冷的一送呢！是她的身分，還是我的猜疑？

椿樹胡回來不及去了，女師大宿舍也來不及去了。跳上一輛電車回家吃夜飯。

因昨夜睡過早，未明即醒，即朦朧睡去，怪夢亂作，迨起身已八時，頭昏昏然不甚好過。早餐依然虎吞龍三枚，稀飯兩碗。

訪鶴。住一小房中，去時彼尙未起。談尙暢快，但總覺有些拘束，怕是兩種氣質的關係吧！

由鶴處出發，本預備找小佳，因時已宴，即返家午膳。

田君電話來約至S F處。適小佳及小受來，乃同往。

下午即在S F處打麻雀，五圈。圈將終時，老包和高足亦來，坐下打了一圈。

今日纔算把高足細看了。面孔圓圓的，正是我所愛的一種樣子。就可惜眼睛太近了，不然真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可愛的女孩子，她的辮子很短，一望便知廣東式樣。穿的黑的旗袍，身體大概是肥滿的，全身都很有肉的韻味。態度也很大方而不失女性的美，這是廣東女子的長處。就可惜噪音不甚好，許是生理上的變化起得太早的關係吧。

高足今晚要和老包去看電影，明天是假日，她們今晚大概又要同宿。她們這種熱的性生

日記文選

活是我所贊同的。我祝禱着她倆。

晚餐又擾了S.F.。

一九二六，一一，一一，星期四，晴，無風，暖。

午後應素君招。大哥勸我換西裝，幸天暖，那件蹩脚大衣還可略撐一撐場面。

午飯是在東安市場長盛樓喫的羊肉鍋，味美而遲，回家漱口換衣，抵素君家已是午後二時一刻，

素君穿一件藍底白格的嗶嘰旗袍，在鏡前勻粉。我去便到了她房裏。

她已梳洗好了，鬢旁一顆紅珠，領下一簇紅珊瑚子，配着她頰上的兩顆暈紅，很配。

她的眼睛有些紅，她說她是砂眼，昨夜看了些書，便發作了。我問今天出去不妨礙眼睛嗎？她說不妨事。

三時許同出履車至北海。在漪瀾堂吃了一壺茶，又叫了一碗炒麵，可是很不好，吃了一點兒便撤了。四時許出園，我送她到家。

一路上她說話比我多得多。她確是大方的，可是我像不需要他這種大方似的，我不甚戀她。她同我說她祇十九歲，這使我心上受了一刺。我是二十五了！我想着，我慚愧起來，她的說話是很不顧忌的，但我覺得太廣泛了，假如我要愛她，我不願意她和我講這許多話。好像她比我的個性強、對於她，我怕要成爲被征服者的。而且她的性情是很發揚，我呢，實在是一個沉默的孤獨者。我覺得我的嗜好不能滿足她。她問我能提琴不？能划船不？能網球不？啊，我慚愧，我是怎樣的一個無趣的人啊！我的青春完全消耗在世俗的生活裏，我的生活是青年們所厭棄的呢！我想着憂愁夫人的主人公了，可是他還能吹口笛，而我啊！我……

好在我對於她是不會生出難題的，因爲她有一位同年的好友，嘉祥，是一位很俊的少年。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驕子。我不願我對她有何等希望，但我是希望他倆永遠相愛着。他是年少，他是年少，我却已二十五歲了！

嘉祥是我送她回家後她介紹給我的。我羨慕他，我不能羨慕他，他是享用了他的美好的青春。

僅僅做一個朋友對於我是不願意的？請問，你是不是對於她抱着更進一步的願望呢！在歸家的途上，我自己想着。

一九二六，一一，一二，星期五。陰雨間雪，有風，較冷。

因昨夜九時即睡，故早晨醒又較早。大概太早睡則醒過早，起時反覺疲倦！最好十一時左右睡，則七時許醒，正好起來。

在床即見天色陰暗，起視已雨，飄東北風，頓有寒意。連日乾燥空氣，驟然一換新鮮，前幾天的暖我正在詫怪，今日初寒，又似南方的深秋。在風中微立，雨絲撲面，忽覺悽然，幾欲流淚。這便是青春已去的徵象吧？無論何時何地，終覺生趣不多，便生悲感，其實近來生活，只有比從前好，而興趣反大不似從前；——我該咒咀誰呢？

九時許大哥同我到西皮市華興公司定做便衣式大氅一件，毛呢面，駝絨裏，價四十圓。定洋五圓是大哥代付的。

北京的路全是泥面，真壞，一雨便泥濘不堪。而且晴了以後的第一天第二天只有更糟，

非得三四天乾不了。我的鞋底是膠皮底，踏在這濕透了的浮泥上，真有些立不住足呢。

素君來了電話說：今晚她的同學的劇不演了。又說嘉祥明天不去開明，又問滿成的信寫了沒有？

我完全識不透素君。她的態度是可愛的，然而我自從知道嘉祥以後，我又撫然了。無論如何，我是不會再享受青春的歡樂了。我的歡美是假的，是飾的，是勉強的。是嗎？我的狂熱那裏去了？我的孩子氣那裏去了？爲何我要被稱爲『大了的人』！

下午天驟冷了。大哥說：如何，北京的天氣是說冷便冷的。不久雨又變成雪，但不久便止。天色仍陰晦。

晚至明星看舊劇。價一圓，坐後排。有時慧寶之上天台，高慶奎尙小雲之女斬子。尙小雲扮相甚媚，眼黑，嘴圓，女人如此者亦不多。我本不喜舊劇，今晚雖名角，然仍覺乏味。惟尙小雲的樊梨花，一種嬌媚相，在性的煩悶中的我，看之還覺有味。而且那種裝束我以為現代女子改新粧時也以拿作爲參攷。最好是頭飾，這是應該細細研究一下的。

回家已十一時，雇車價須五十枚，平時二十枚即够矣。

一九二六，一一·一三，星期六。晴，微西北風，冷。

昨因看戲睡遲，今晨一醒即起，人很清爽。

早餐虎吞龍。早餐後作一書與滿成，係預備交素君發者。

出至祿米倉訪徐，不在，約禮拜一上午再去。

即至大沙菓，素君未出。談一刻，祥來。今日祥談話較多，很頑皮，但亦很有趣。午飯時約同吃飯，我推說有人約好。祥說：他又你的哥哥。我說：此話怎講？他說：前晚不是你說哥哥在家等嗎？今天一樣怕他等，他不又是你哥哥嗎？我笑笑，我便答應同去。

在大陸春，喝了二兩茄皮，菜是麵包，蝦仁，奶油白菜，鴨肝湯，牛肉豆腐。我未吃飯，吃的花卷。價祇一圓八毛五分，很不貴。

飯後送素君回寓，約明日午後遊隆福寺廟會。

素君和祥態度，一見當可瞭然。然我亦不妨有這樣的一對朋友，好調節我的無節制的生

活。今天我寫給滿成的信上便說起我來北京接得新的友情，這種友情是溫柔的，能使我從前的疲勞感着舒適，從前的無節制變成有節制。真的，在素君前，不論她和祥怎樣，總之我能感着一種細膩的歡樂，雖然一人獨自時更感着淒涼。

一九二六，一一。一四。星期日。晴。風小，晨有薄冰。

午後隆福寺約未赴，因忽然怕和素君見面也。至素君處道歉時，素君正穿着新式紅鞋，行路時嬌娜可愛。憑良心說：我是相愛她的，然而我像不能愛她。她的嗜好不與我同，她有相配的友人嘉祥。於是我的熱心打不起了，奈何！北京之行，難迫又成虛話。

被小佳，小昌，強邀清華，於六時步出西直門，沿京綏路直達清華，已七時。沿路幽靜已極，月光燦然，四顧只零落樹叢可見，遠遠更傳來犬聲及機械聲，悄然神往了。

夜宿清華客廳，講究之至！

一九二六，一一，一五，星期一。晴，暖。

上午遊圓明園，下午游清華，回家已晚膳時。

九時出觀平安電影，大哥同往。

水明樓日記

郁達夫

十月二十四日，星期一，陰晴。

午前至旗下，買湘湖志唐詩鼓吹各一部。上城站取霞自上海爲我寄來之衣服。幾日來因爲閑遊的結果，心又放散了，以後還得重新振作。但自來杭後，修身養性，堅持聖潔生活，迄今已將二十日，若再過一月，則習慣養成，可以永保無虞矣。文章做不出，倒還事小，身體養得好好，却是第一要著。

取衣服後，就上太平門（清泰門北），大學路，艮山門等處，去走了一圈。艮山門附近，爲東城區域，多機織業人，有東園巷者，爲厲樊榭徵君舊寓之所在，東城雜記明明係記此附近之書。艮山門直街之東街上，有王月昌（？）宅第，地方寬敞高潔，王爲東城之第一大富豪。我在他們門口，遇見了一位認識的他們的女兒，係嫁給錢家的。

上壩子橋，見附近多般實居民，房子完整，全係巨廈，橋下有大悲庵，慈孝庵。

旁晚接霞來信兩封，其一係快信，中附有柳亞子信一，那一日在大街上所遇見者，果係亞子，及其夫人，即作覆。

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，陰晴。

晨起搭杭餘路汽車至留下，由石人塢上嶺，越過兩三峯，更遵九曲嶺而下，出西木塢，歷訪風木庵，伴鳳居第別業，沿途靈官廟很多，有第一二三等殿名，因憶杭州有嘲王姓者詩，所以做了一絕寄霞，和她開個玩笑：

一帶溪山曲又灣，秦亭迴望更清閑，沿途都是靈官殿，合共君來隱此間。

又記前數年，有過西溪，法華山覓厲徵君墓不見，一絕：

曾從詩記見雄文，直到西溪始識君，十里法華山下路，亂堆無處覓遺墳。

兩詩一并抄寄給亞子，想他老先生，又要莞爾笑了。

接霞信，即作覆。

晚上馬巽伯請在樓外樓吃飯，因前天遇見了錢潮，住的地方被知道了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星期三，陰晴。

早晨五點鐘就起了床，考厲太鴻生卒年月，并伊和月上的前後關係，想做一篇小說。按厲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二日，爲西歷之一六九二年，卒於乾隆十七年壬申九月，一七五二年，月上卒於乾隆七年壬戌正月（一七四二），集中有悼亡姬詩十二首，伊姓朱，烏程人，本名滿孃。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（一七一九）。歸厲氏時爲十七歲，當雍正十三年乙卯（一七三三），時厲年四十四歲，月上卒時年二十四，時厲已有五十一歲了，越十年，厲氏亦死，葬於西溪法華山下之王家塢，無子嗣，木主在交蘆菴。厲元配之蔣氏，似係一悍婦。月上卒後數年，厲在揚州又納一妾，終亦無子。以姪之甫爲嗣，之甫亦無後，厲又字雄飛。我想作的短篇，當名作溪樓延月圖，或碧湖雙槳圖，或碧浪湖的秋夜。

下午去天竺，上最高峯，但因中途路塞，不能上去，終只到了十分之八的地方，恨事也。晚上接霞來信兩封，即作覆。以後一切心事都沒有了，只在打算於月底前寫完厲太鴻之短篇

一，譯盧騷之『漫步』兩萬字而已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星期五，雨。

上午上圖書館去看湖州府志，碧浪湖的大略情形，已曉得了。人倦極，午後欲寫而不果，大約碧浪湖的秋夜，要明後天可以寫完。

昨日一天沒有接霞來信，今晨發出明信片一，囑寄三十圓來。

傍晚接霞信兩封，即作覆。

晚上西湖醫院的居停主人，請吃飯，吃到了十點，纔回來睡覺。

「現代一女性」的春天半日記

艾霞

通告上明明地寫着：准一時出發到半淞園攝「現代一女性」外景遊湖，旁邊還畫着幾個圈子。

許久不會到郊外，一直住在都會裏的我，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悠然與欣喜，一切觸在眼

「現代一女性」的春天半日記

簾裏都呈露有生命的微笑。

汽車走到半路，場記先生高步老雷又用他那京油子的嘴說了：「唉！我到了上海這些日子，連半淞園也沒來過。」

我們的小鬍子導演李先生萍倩，帶着他慣用的滑稽口吻說：「沒到過半淞園的，進來先要磕頭，不然回去要瀉肚子的。」

「咦，又拿我們尋開心了。」

高步老雷把嘴一撇，表示着不信，等一會兒又裝傻地問：「真的要磕頭麼？那「現代」女性」也沒來過。」

我一聽他找到我的頭上來了：「我幾百輩子以前就來過了。」

「唉，說真的，這麼好的春天，爲了工作而出來玩玩，真是開心，開心。」說着他的嘴不住地翕動，好像在嘗這春的滋味。李萍倩正在唱他以前自己填的詞。聽了他的話，看他嘴動的好笑，打趣地說：「春天來了，貓兒叫了，魚兒跳了。」

「高步霄的臉破了。」我見高先生步霄的臉，因為刮鬚子破了一大條，青口的腮上印着鮮紅的痕，接着就說了這麼一句，說完忍不住笑了，李萍倩也笑了，他才知道我這一句話是跟着上文來的，他點着我吃吃地說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瞧，這小京油子，倒頂壞呀。」

小京油子？京油子是頂不會說話的，京油子鬥不過衛嘴子，衛嘴子鬥不過豆皮兒。就是北京人鬥不過天津人，天津人鬥不過南方人」（我意思是說，我是北京人，頂不會說話的。）

汽車到了。進門買票。我們不一會兒就找到早晨來拍「春水情波」的幾位同事。

滿園的桃花，妖豔襲人，我同孫敏坐在船上，桃花籠罩着我們。拍在船上的戲，是再討厭不過了。船老是不聽指揮地在動。鏡頭自然不好對。結果船尾上繫了一根繩子。岸上用人拉着導演小橋子說試一遍；他告訴我們很快活地吃橘子，鏡頭很短，我們自然隨便做了。橘子給我吃，我又由他手裏拿了兩瓣遞到唇邊，他剛一張嘴，我就縮了回來。

哈哈，他上了我一個當，我笑了，他却裝做生氣的樣子說：「花旦，你不可以這樣子。」

「我們正鬧着，忽然聽見一聲『Ready!』」我們跟着這位風流導演（張邵兩先生送他的銜

頭)的喊聲嚴肅了。

“Go Out”我們才恢復了自由。

五個鏡頭，拍了四個鐘頭。

我一個不留神，爲了翻轉身摟住孫敏。——這是戲裏，一隻脚同水很親密地接了一個吻，濕淋淋的脚，正同接過吻的嘴唇一樣，只不過有一點冰涼的，怪不好受的。

回去了，汽車由辣斐德路的東頭向西飛駛，直回到公司。

女伶日記

馬仰曹

這篇殘缺的，片斷的日記，是我在西郊的鄉野撿得底，苦於不知這個女伶的下落，把她的全部瀏覽一過，確是撿者的遺憾。

十二日

今日演後，院主笑容可掬，親親切切地同我說了許多話。我走進屋子裏，一盆鮮花放在

桌上，香味沁人心鼻，連我的每個細胞裏都充滿了這一片清氣！但是有誰知道我歌罷舞後的苦況？只有花，屋中僅有的一盆花，是我寂寞中唯一的伴侶，我也願意爲它訴盡我最深部的衷曲；不過像我這般的伶仃，像我這般的淒涼，像我這樣行屍般地活着，喜怒哀樂都受人支配着的人，恐只落得一腔的空虛與悲哀。花兒啊！你也爲我灑幾滴心頭之淚呢！但是花兒，你要知道，——只有你才配知道——「寂寥之於我心，正是高貴的良藥。」

十三日

今日演的是哈提的悲劇。全場人人屏息，靜寂無聲，幕徐徐地落下，鼓掌聲跟着也起了。院主立刻命人邀我飲茶，他今天特別高興，說有位富商願意多出一千元，要求我重演一次。我想我身已不能自由，橫堅不演這個，也得演別的，何必拒絕以消他人黃金的希望呢？我便答應了。他更喜悅，親送我回廊。我難過，我更自笑：我難過人們拿金錢來換我心頭的血淚；我難過觀衆裏沒有將我如此生動的表演，當作世事看過，只說它是「戲」。我自笑我太忠於藝術了，往往以一場假戲，性命不顧地當真去做，而貢獻於社會的，究是什麼？

十四日

今天有人招飲，我睜眼一看都是些闊官大僚，少不得要謝絕。唉！我那能以十分冷淡的心腸在醉夢中厮混，晚上是齣喜劇。我覺得很對不起觀衆，因爲這樣美滿暢適的劇情，在我們藏身世中的現實世界，是不會有底。我怕與他們的只有灰心與絕望的印象。

十五日

今晚演「少奶奶的扇子」，我扮飾金女士。上帝啲，我是你最少賜與藝術的一位。因爲我已失掉了人生最大的藝術，「父母之愛」。這個愛在人的世界裏我再難遇見底，除非等我影絕屍腐了。蒙你的憐憫，將我的魂與他們的靈溶化在一起，永遠地彼此再不分離，所以上帝啲，我不咀咒死，死是件極偉大的事。我既不能做我想要做的，我只有避到「象牙之塔」裏去。在那裏我將重補已失去的悲哀，消滅了無端煩擾的煩惱。但我又能這樣做嗎？我啊！我啊！我只有添增了心的苦痛！有時我自問爲何生活：是爲「生活而生活」？爲「做人而生活」？還是爲「藝術而生活」？啊啊！只這般的壓線年年，不過爲人作嫁罷了。

十六日

今晨院主來電「……………速備行裝，早時休息，明日赴T埠，重利可得……………」
終日的心情被一個「忙」字佔據了。

十七日

今日赴院，頗受歡迎。我看見萍表姊和他父親，他們似乎在細談着，不時地望台上看探。我與他們五年不見了，想不到在這裏遇見，真是意外的慚忻。剛散場，我立刻就披上一件衣裳出去。想和他們細敘別後的情懷和近況；那知他們竟走了。絲毫沒有留戀的意思。我剛想追趕上去，他們似乎覺察了，向着第二門出去。我呆呆地停住覺得實在太多事，自討沒趣，人家是有意避開你啊！哼！我演戲，你們就以爲辱了你們，難道和鷄鳴狗盜的親友們來往，不引以爲羞恥嗎？要知道我的人格要比他們得來的純潔百倍，可憐你們天天沉醉，那裏知道這些，幸虧我把世事看穿了，這顆心到處悠然，像這般無親無友的人生，未始不是很好的賜與，一點牽掛也沒有。

十八日

我這斷續的日記，今天又要開始了。病後的我，手腕酸痛無力。我知道，在病中我更深深感到，院中歡劇者所見的和廊中平時來問訊的，都是戲台上的我，並不是我自己的我，我屋中將要凋零的花朵，或許還能知道整個的我吧！花啊！這數日你雖未得人灌溉，被摧殘了，我還是照樣認你爲我孤獨中的伴侶，我要爲你尋一滴乾枯中的清露，懇懇地扶養你，愛護你，使你不久重發出一朵更美麗的花來！

十九日

整日風吼沙颶，我們的計劃終不能實現。醫生今天又來了，他真好，總勸我多多休養，不要胡思亂想，要到鄉間去了，只記住勤快吃藥好了。我笑對她說，假使你能醫治「人生的瘡痍」，你的什麼話我都聽。

二十日

……終日浸漬在忙亂的空氣裏了。

二十一日

我在這裏幾天了，還沒有出去一次。我想畫一幅風景，叫人家整理了半天畫具，一想又不高興出去了。夜幕掩罩時以前，我在屋後躑躅了半晌，覺得這裏的空氣佈滿了和平與安樂。村人們都忙忙地，他們的精神是振作底，他們的心靈是殷實底。忽然間鷄鳴犬吠，羣鳥噪集，驚醒了我的追憶之夢。啊！可愛的故鄉，又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了一回，這決不能忘記有我最親愛的父母的遺音之地方，怎能使我消滅我的追憶呢？就寢決九次了，夢魔都不會來，往事又湧上心頭。我苦的不得了，披上外衣在欄前躑躅，只望得姹紫嫣紅，一切都飄零盡了，還剩得老梅一杖，挺立牆下，一二凄花還勉強春點綴。寂寂的窗紗旁，窺人的明月下，只有一團瘦影伴着淒涼的我，阿誰今夜與我共徘徊，向這冷殘的花蕊素面苦笑呢？這時春風還帶點寒意，我一個人不能久立。回到室後，往事重重地湧上來，這回我不想避開了，索性儘量地憶起一次吧！然而太汗顏了，除了一個「酸」字外，什麼都感覺不出來。

二十二日

女伶日記

八七

今天起得很遲，醒後眼睛隱隱作痛，一摸枕邊，新痕濕透了舊痕，我自己想不起來什麼時候哭泣過，大概在夢中罷！昨晚我好像聽見故鄉的雨聲，也不知道是我耳鳴，還是此地的風聲？——下午在詞譜中消磨了。

二十四日

今天天氣特別的清明，風也平平地。午後我出門去，想和村莊的人們來往，但一想像我這樣的飄泊者，來歷不明的人，何必要硬把他們淳厚的心波，激起一層疑慮的惡浪來呢？我的原意終於取消了。於是我穿過小橋，獨自地立着，橋下的鴨隊看見了我，快地都跑開了。我驚疑，我始終不明白，別人躲避我，連這天真的鴨羣都不願接近我，我難道是個罪大惡極的人嗎？不是吧，只因爲我沒有父母，他們才這樣欺侮我！啊！我的父母上那裏去了！同時我又想上帝的意旨既叫一物都不理我，爲什麼不使我跟着我的「生活的全體」的父母携手同行呢？就只這一點啣！我將要留給世界一個永久的疑問！唉！這永久的疑問……

二十五日

昨晚我靜思了一夜，我這樣囚犯生活中的壓迫，似乎得了一個解決的方法，這個只要我有勇氣，一定可以達到目的。要知掙扎的苦汗，是上帝的聖水，我不知怕！我爲什麼怕？我沒有怕的必要！欺侮讓它去吧！疑忌讓它去吧！——今晨起來覺得身子很輕，這便是我第一次覺得舒服的一天。一吃完早餐就帶了些食物往外走，那小邱似乎離得不遠。沿途風景依依，看的幾乎要陶醉了。忽然望見遠處的破閣下，一曲春水蕩漾，白晃晃地恍惚有些東西上下，我便憶起了「亭下寒光水連天，飛起沙鷗一片白。」啊！夢魂中的故鄉，我的心已隨春草綠光到了江南了。這時我眼前現出一幅美麗的圖畫，我也不知道我還在人間！走了半天，我找着了一座破舊不堪的古亭，四柱上都有班駁難認的字句，無意中看見一對却還完整些，寫的是：

「凡事如是難逆料，誦武侯語忘想都除；

去何戀。

此身元自不應來，讀放翁詩我讀後默然。歸來已晚了，和衣而臥。

二十六日

今天心弦忽然緊張起來，我要向這可愛的而可紀念的園地告別——

——（下面就殘缺不全了）

旅美日記

謝冰心

九月一日之後

早晨抵維多利亞（Victoria），又看見陸地了，感想紛起！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，美到極處。沙鷗羣飛，自小島邊，綠波之上，輕輕的蕩出小舟來，一夜不曾睡好，海風一吹，覺得微微悵惘。船上已來了攝影的人，逼我們在烈日下坐了許久，方始完事。

船徐徐泛入西雅圖（Seattle），碼頭上許多金髮的人，來回奔走，和登舟之日，真是不同了，大家匆匆的下得船來，到扶橋邊去了。

西雅圖是三山兩湖圍繞點綴的城市，連街衢的首尾。都起伏不平，而景物極清幽。這城

五十年前還是荒野，如今竟修整得美好異常，可覩國民元氣之充足。

匆匆遊覽了湖山，赴了幾個歡迎會，三號的夜車，便向芝加哥進發。

這串車是專為旅行學生預備的，車上沒有一個外人，只聽得處處鄉音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九月三日以後

最有意思的是火車經過落基山，走了一日，四面高聳的亂山，火車如同一條長蛇，在山半徐徐蜿蜒，這時車後掛着一輛敞車，供我們坐眺，看着巍然的四圍青鬱的崖石，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。我總覺得看山比看水滯澀些，情緒很抑鬱的。

途中無可記，一站一站風馳電掣的過去，更留不下印象。只是過米西西比 (Mississipi) 河橋時，微月下覺得很玲瓏偉大。

七日早到芝加哥 (Chicago)，從車站上就乘車出遊，那天陰雨，只覺得滿街汽油的氣味，街市繁盛處多見黑人，經過幾個公園和花屋，是較清雅之處，綠意迎人。我終覺得芝加哥

不如西雅圖。而芝加哥的空曠處，比北京還多些青草！

夜住女青年會幹事宿舍，夜中微雨，落葉打窗，令我撫然，寄家一片，我說：

『幾片落葉，報告我以芝加哥城裏的秋風！今夜曾到電影場去，燈光驟明時，大家紛紛立起，我也想回家去，猛覺一身萬里，家還在東流的太平洋水之外呢！』

八日晨又匆匆登車，往波司頓進發，這時才感到離羣。這輛車上除了我們三個東方女生外，都是美國人了。

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過去，不過此時窗外多平原，有時看見山畔的流泉，穿過山石野樹之間，其聲潺潺。

九日近午，到了春野(Spring field)時，連那兩個女伴也握手下車去。小朋友，從太平洋東岸，繞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，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！

★

★

★

★

九月九日以後

九日午到了所謂美國文化中心的波司頓(Boston)，半個多月的旅行，才略告休息。

在威爾斯利大學(Wellesley College)開學以前，我還旅行了三天，到了綠野(Greenfield)春野等處。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，如侯立歐女子大學(Holyoke College)斯密司女子大學(Smith College)依默和司德大學(Amherst College)等，假期中看不見什麼，只看了幾座偉大的學校建築。

途中我讚美了美國繁密的樹林，和平坦的道路。

麻撒出色省(Massachusetts)多湖，我尤喜在湖畔馳車，樹影中湖光掩映，極其明媚。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，看見了沙灘上遊戲的孩子和海鷗，回來做了一夜的童年的夢。的確，上海登舟，不見沙岸，神戶橫濱停泊，不見沙岸，西雅圖終止，也不見沙岸，這次的海上，對我終是陌生的，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，層層捲蕩的海波，予我以最深的回憶與傷神！

★

★

★

★

九月十七日以後——威爾斯利

從此過起了異鄉的學校生活，雖只過了兩個多月，而慰冰湖及新的環境和我靜中常起的愁，將我兩個多月的生涯，裝點得十分浪漫。

說也湊巧，我住在閉壁樓（Beebe Hall），閉壁樓和海竟有因緣！這座樓是閉壁約翰船主（Daplain John Beebe）捐款所築，因此廳中及招待室，甬道等處，都懸掛的是海的圖畫。初到時久不得家書，上下樓之傾，往往呆立在平時堆積信件的桌旁，望了無風起浪的畫中的海波，聊以慰安自己。

學校如同一座花園，一個個學生便是花朵，美國女生的打扮，確比我們的美麗，衣服顏色異常的鮮豔，在我這是很新穎的，她們的性情也活潑好交，不過交情更浮泛一些，這些天然是『西方的』！

明星日記

雪映

六月一日

爲了本公司答應廣州 M P 影片公司借角的請求，我須於今日啓程赴粵，此行的使命不祇是爲個人，同時也是爲本公司，但我在這匆促幾日的混亂生活中，簡直還沒有精神去考慮此行的意味，臨行也祇好糊裡糊塗的跟他們一行人走路。

惠姊大清早來幫我清理行李，一會兒張先生，導演先生，片商，攝影師小陳，長腳許，和廣州公司的周先生都來了，送禮的食品堆了一房。我爲了須買雜物，又匆匆同素莉出去了。最後還去經理家辭行去，這也是公誼私情所免不了的花樣。老板娘祕密寄我三十元買一只手錶，因爲在香港便宜得多了。

到攝影場去一趟，並且打了許多電話向電影界幾個要好的女明星們一一辭行。有的要我回來時帶給她們糖菓和小禮物，或託買廣東物件，我都一一記在日記上。

下午二時到新關碼頭，送行的有七八個人。張君亦在。乘小火輪到胡佛總統號。同行的有素莉和該公司男女演員五人。由周君負責照應一切。周君據說是M P公司的經理，爲人十分的客氣。（或者只對我客氣也說不定。）到船上時他告訴我已經定好了二等的艙位。後來我才知道祇有我一個人是二等票，其餘的男女演員和周經理卻一律是買的三等票。我到三等艙一看，覺得也一樣是很清靜的房位，我便請周君也給我換三等票位。張君雖說是對我客星優待之意，但我自以爲一個局外人而佔了這較優的待遇是很難過的。而且一個人獨守空房反不如同乘三等艙來得快樂而熱鬧。這事幸喜如願以償。我和素莉及其他兩位女演員合位一房，周君則和兩個演員住在鄰室。

總統號到了下午三時才開，我在甲板上散步後，納頭便睡去了，大家也同我一樣。大概都爲預備行裝，所以過度疲乏之故。

六月二日

在上海時竟忘記了發一張電報給香港的姑母，今早我問侍者可否由船上拍發無線電報，

他說可以的，所以我便發了一電，請她派人來接我了。

今早精神很好，侍者服侍殷勤，早起後莉還是暈船不敢起身，我給她一點乾糧吃，便獨自到甲板上散散步。

好美麗的海景啊！我們的輪船這時已經漂浮在萬頃綠波之中了。極目四望，都是無邊際的水天接線。泱泱的大風，在那高天闊海之中，毫無罣礙的吹送，迎面撲了來的風，吹散了我的燙曲的長髮，吹緊了我的旗袍，直透進我的內衣袖卷之內，牠抱住我的整個的身體，把我按摩得渾身涼爽起來。多年沒有享受到的海景，又一次重現在我的目前。多麼令人留戀的！大自然啊！我崇拜你，我留戀你！

不知怎的，對着這個偉大的海景，我竟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悲感來。我的眼圈竟漲紅而出了眼淚了。我想這便是身世之感的悵觸吧。我在甲板的布椅上坐一會，有一個西洋青年走了來，他穿着船中職員的白色制服。美挺的姿態很像 *Fredric March* 的模樣。當我望着他時，他便和顏悅色的向我說 *Good Morning*，我也回答他。他便走近和我攀談幾句話，問我到那裡去，是

否住在香港，喜歡這個海景嗎等等，並且自稱爲船上的三副，名叫約翰，是美國人。他問我是在讀書不是，及至聽說我是在做電影時，表示着十分驚異。但我轉覺難過。自問做一個本國的女演員是無足道的。如果他用美國女明星的地位來估量我，那不是反教人難過嗎？他說了有些話我聽不大懂，我的英語本來很淺，只能說了這一些，他走時還說一句「再見」。

因爲船上的旅客漸漸對我注意之故。我便回到房艙裏來，素莉和其他兩位女演員也起身了。昨晚沒有好好的介紹談話，這時素莉才對我介紹，因爲她們比較熟悉了之故，一個是李娟小姐，是M P 公司的基本女演員，已經拍過一部什麼片子了。一個是紫燕小姐，從前在上海一個小公司裏拍過幾部片子，這次才應聘到廣州去的，模樣兒很豐肥，奶部尤爲肉感，這也許是她入選的原因。

女人總是善妒的，真無怪男人們在譏諷了。在電影圈裏的女演員何嘗不是這樣。她倆一聽見我是誰，是一個比她們有些虛名的女主角，待遇上都比較她們好，而且坐的是二等位，她們就鬼鬼祟祟的冷遇起來了。自我換了三等房位之後，今早又特別去討好她們，她倆才稍

爲高興一點，四個女伴就在房中打撲克牌。我只好盡力敷衍着和她們混熟，做女明星也着實麻煩啊！

下半年周經理和兩位男演員來談，兩位男的一個姓胡，兩隻大眼睛望着女性亂轉，我們以後都叫做金魚胡。另一個是白臉小生，很會修飾的小開人物，他們都叫他做唐官，不知是何取義。不過我覺得這兩個男演員都還不差，我們一同到甲板上散步，惹起船上許多旅客的注意。因爲我們一羣之中，很多是上過銀幕的人，這時周經理來說，在頭等艙中五時要舉行跳舞會，有一位頭等客的友人請我們幾位女星去參加跳舞，因爲會跳舞的女客太少之故。我們便下房艙換好衣服，那個李娟小姐起初說不去，可是到後來化粧最得考究的也是她，豈不可笑，她倆都穿得花花綠綠的衣料，紫燕小姐還穿銀鞋呢，未免太觸目了，我穿的是淡黃色的素滾緞衫，素莉也聽我的話改穿清一色的無花素料旗袍。本來化粧不在濃郁而在清秀，此理明者甚少，對於不熟識的女性我也不好去向他們開講，其實惟有笨拙的妓女般才會濃粧豔抹以自討人厭。較高尙的淡粧輕抹往往反能於無形中動人，教那些男性拜倒於摩登的裸腿

之下。

在赴舞會之先，我同素莉都加上了一種眼圈的化粧，就是把黑褐色的化粧粉擦塗在眼睛的上下沿，這是從前談瑛小姐偷偷傳授我的祕訣。果然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。談瑛小姐所以會掙扎到東方嘉賓的稱號，就是勤塗黑眼圈的成績。她是每日出門都不能不擦的呢。但我卻沒有這種閒工夫，只有今天忽然又高興起來，所以擦上以增加神祕的黑幕。

和周經理去頭等跳舞廳時，那位頭等客陸先生已在那邊等着了。他是一個銀行行長，他發見我們四位女舞伴時歡喜無量，使他變成全舞廳最出風頭的紅人了。因為所有中西的等頭客都集中眼光在望着我們桌上來了。這也難怪啊！在這船上那裏再找得出第二批的青春女舞伴呢。我們飲香檳酒。（聽說在船上每瓶要二十元）。陸行長先請我舞一回兒，便有許多男人都走近桌上來，和行長應酬，自然目的就在拉舞伴了。我一共和不知何許人們舞了八隻舞，忽然今早逢到那位名叫約翰的三副也來求舞，我便去同他跳，他是跳得最好的一個。不至如同其他的本國仁兄拉黃包車一樣。就稱贊我今午特別美麗，就是西洋人的口頭禪，教我伏在他

肩上了笑。真是胡說，誰要他那麼多嘴呢。

我改坐在約翰桌上，他給我吃很好的紙烟，並且把紙烟裝滿了我的空煙盒子。我的紅胭脂竟染在紙煙上，給他笑了一陣。可惜我英語說得不多，不能好好地應付這個國際交涉。舞會八時停止，約翰又請我吃頭等的大晚餐，我吃得很多。但因離席過久，原席上的同伴都表不滿。她們先走了。我還同約翰上甲板望月色，到了十時獨自去睡。

六月三日

昨晚多喝了香檳酒，又受了海風的侵襲，睡時頭痛得很，朦朧中恍惚在大搖籃之中，隨着波濤在搖撼着。侵晨忽給不斷的汽笛聲驚醒，旅客都紛紛起來，後來才知道是遇了霧之故。早餐後換穿了衣服上甲板去，一看果然海面都是濃霧，包住了整個船身。大船開着慢車進行，並且不斷的吹氣號，以防備撞着別的輪船。

在甲板上逢到紫燕小姐，李娟小姐和金魚胡。談了幾句話，她倆走了。剩下了一個胡君，我問他廣州該公司的情形。他說還有一個白麗蘭小姐，在廣州舞台上是有盛名的。她已

被聘爲女主角，妬忌心十分厲害，而且導演和公司的重要職員都怕她呢。金魚胡又說，白小姐和現在船上的李娟小姐很要好，不肯讓李娟去結交朋友。胡君以爲我此去後，如果是同她合演一片，那麼女主角之屬誰，也許要發生問題。我說：「這我可不管的。我簽的合同是女主角。如果要我的名排在她的名字之下，我是不幹的。」我此番到廣東去，倒要看看那白麗蘭小姐是什麼模樣的女伶呢。

海上的濃霧到了傍午時分方才消散，輪船雖然開始恢復原先的速度，可是今天已不能抵達香港，恐怕要教姑母空等一回了。我到房艙裏去，和她們談談，我請李娟姐教我講廣東話，我的口音不準確，她們都笑了。

中飯太硬了吃不下，只吃點麵包，拉着素莉上甲板去散步。素莉怕暈船，可是離開房艙已不暈了。那三副約翰看見了我倆又跑了來談一些話，他告訴我明天一早才可到香港。停一回請我倆去頭等的大餐廳去坐，問我吃些什麼東西。我這時正餓得來，便回答一聲 Any thing 素莉看見我不客氣地揩油，用鞋尖隨我一下。結果我倆都吃了鷄湯和洋葱牛排。約翰和素莉

握手，稱贊她 *Very Charming*，素莉說頭暈先走了，約翰很有趣的說他如何愛慕東方女子的美麗，不知他是說一句「我真想娶一個像你一樣的美女」呢？還是說：「我想娶的就是你。」呢？因為我英語不佳，竟弄不清楚，只糊裏糊塗地笑一笑敷衍過去。後來他又替我介紹幾個高級船員，那是很有禮貌的美國人。

回房艙後素莉取笑我，教我要當心，不要像蕭信庵女士一樣的吃了虧。我們都笑了。夜晚獨沿船窗眺望月色，不覺引起我許多悵惘之感。

六月四日

大清早船到香港，遠山近水歷歷在目。南海的江山奇突雄壯，果然令人耳目一新。香港的海水蒼蒼而呈蔚藍之色，配上南國僅有的強烈的太陽光，風景都充滿着鮮明的色素。在這種環境確實最適宜於拍攝電影的，無怪在美國南部的好萊塢會成爲影都呢。

船於九時抵港，有許多的小艇包圍了來，乘客紛紛地把銅銀圓拋到海水裏去，那些小童的水鬼便跳到水中去捉了出來。看看實在有味兒，可是太可憐了，他們的生路竟是在海水

中呢。

輪船停靠在香港對岸的九龍尖沙嘴碼頭。廣州影片公司已經派人來接。我正在張眼四望，看見姑母也在人叢中，我忙向她招手，多年不見，真是歡喜不盡。結果我跟姑母到她家去，預備在香港玩兩天，素莉和他們都在大東旅館，預備明天就上廣東去，素莉似乎很捨不得我。但也沒有法子想。

由九龍乘輪渡到香港，又換乘汽車到跑馬地妙高台去，在那裏碰到了姑母家的大小。我洗浴後正餓得荒，但姑母並不預備點心，教我急得說不出話。她卻催我穿好衣服，要我同出「飲茶」。我那時確很生氣，後來才知道廣東人家都喜歡上館子「飲茶」，而其實還有種種的點心麵食，都是十分的考究。心中不禁自笑起來。

下午同姑母同乘坐汽車環山遊覽。好高的大山竟可以由大馬路環飛而上，這是香港聞名的美景之一。由山嶺俯瞰景物，但見遠山發紫，海流映綠。白樓輪奐，掩映於蒼鬱之茂木中，景物雄麗，令人神往。傍晚乘攀山電車下山，雖是驚心動魄，但卻別有冒險的滋味。

夜晚姑丈姑母等又告我上添男大酒樓宴飲，又去旅館看素莉等，到了夜半才和姑母回家。下午曾打電話到聯華香港廠找黎灼灼，可是沒有打通。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她。

六月五日

昨晚宴會席上逢到一位青年熊君，他是姑丈的姪兒，新近從香港大學畢業，不久將要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。好個出類拔萃的英俊少年，在他的雪白的襯衫和鮮豔的領帶上使我感到這類貴族子弟的可愛，值得羨慕。不過他不大會說國語，我又不會粵語，結果只能用英語對話，這樣的青年，未免美中不足。他的流暢的英語程度告訴我他的漢文一定很壞的。今晨我早起後在妙高台附近散步，又逢到他了。他便陪我談談，似乎對我很有好感，並且扶我上山石上去觀眺景物。他告訴我他很喜歡看愛的片子，問我也常表演Love Scene嗎？又問我對「愛」有經驗嗎？真是要命了。像這類的西洋式的問題，教人怎麼回答呢？我便硬着頭皮回說「不多」！他才笑了。

早餐後熊君陪我到聯華香港廠去找黎灼灼，該公司中人說她這兩天不大出來，結果把她

的住址寫給我們，我倆便坐汽車去般含道找她，居然找到了。黎小姐看見我驚異不置。我倆相別已有一年多，不想在這裏重逢。她去年在上海時和我過從甚密，大家很說得來。我倆握手之後，灼姐竟抱了我不放，把那位旁觀的熊君看得發呆了。我打發他先回去，灼姐便問熊君是誰？她疑心這少年是我的好友，瞎纏我一陣，辯白亦歸無效。

灼姐主演的「破浪」成績很好，在廣東尤能博得美譽。現在她主演的片子「黑心符」是由一位留美回國的趙樹焱君負責導演。她還問起我年來的近況，並且很想念惠姊呢。

黎灼姐的住宅地方雖不大，可是十分精雅考究。室內滿掛中西明星的照片，有許多美國男星的照片都是由本人親筆簽名的，我最歡喜的是雷門努巴羅的側面半身像，可惜已簽贈「Dear Miss Li」的上癡，否則我就要向她強索來了。另外是曼麗壁克馥的一張，是前年游滬時送給灼姐的。

灼姐要請我去吃西餐。我倆同出時，灼姐要叫汽車，我說我真想坐那種香港特有的雙層電車，灼姐終於依了我意同登電車的上層去，計上層票資一律一角，下層五分。從樓上俯瞰

街景，十分有趣，這是上海沒有過的新玩藝。我不肯半途下車，一直坐到盡頭然後再坐回來，把灼姐笑得忍俊不禁。灼姐本來是好穿男裝的，而且頭髮也剪短如男式，正如凱弗蘭茵斯 Kay Frances 一樣。她雖是粵人，可是說得一口好國語英語，真是難能可貴。

中餐我們吃龍蝦沙律，阿拉金鷄，並喝了一瓶啤酒。龍蝦又鮮又廉，險些兒把舌頭也吞了進去。餐後灼姐陪我去大東旅館找素莉一班人，並且爲她一一介紹。素莉竟在無人處掩面啜泣，埋怨我把她一個人丟在一邊，教她十分的難過。公司一行人已規定今晚下船去廣州，我安慰素莉一番，便同她一同出去娛樂戲院看電影。

下午五時同赴黃龍舞場跳舞，計有熊君，姑丈，和灼姐素莉五人。另外又有一個朱小姐，後來才知道是熊君的未婚妻。但在跳舞時熊君却只告訴我是女友，真是——男人之心還可測嗎？朱小姐只會說粵話，似乎有點提防我，我覺得我和熊君是兩個世界的人了，所以也不再和他多跳。那個朱小姐妬意的表情十分深刻，我便坐着抽我的紙煙，理也不理她，看她怎樣？夜晚辭別姑母和灼姐，我們都下「東安」船以便赴粵。

從江心遠望香港夜景，燈光萬點，照耀滿目。掩映閃爍，蔚爲奇觀。燈光射入水中，搖曳生趣，真是有生以來所未會見過的美景。東安渡輪於十時啓旋，回望繁華的不夜城香港和那對岸的九龍，都漸漸地退遠在那水之一邊了。輪船已開入這聞名已久的珠江了。溫柔的江水平滑如鏡一般，小輪迤邐前進，船上的電燈射入波紋之上，反映出一種水銀色的白光，燦爛有如火樹一般。左右提岸上的樹木屋宇，隱約可見，好像對着旅人表示歡迎一樣。江風吹來，帶着南國特有的幽涼的氣味，我靠在船欄上觀賞這異地的美景，回想到在女學課本上所讀到時珠江，一切的印象都得到實地的證驗，似乎生活在過去的想像的境域裏去了。這個異樣的感覺是值得珍貴的。

有兩個廣東少年欺我孤單，竟突然上前圍在我的身旁，嘻嘻地向我說些什麼鬼話，我聽不懂這種廣東話，——「好靚！好靚！」說個不休，而且有一個伸手放在我肩上，我真有點怕了。正想跑開去，忽然看見金魚胡和兩個男演員在那裏，我趕緊跑去找他們，但那兩個惡少年却已見機逃了去。真是可氣可笑。

我和素莉佔一個頭等房，其餘男演員都在二等統艙，女貴而男賤，於此可見。

我們睡了一夜，破曉船已到達廣州，這繁華博大的廣州城，已經在我們目前了。

六月六日

清晨的珠江，但見江水潺潺流着，已經失了夜渡時所見的神祕意味了。廣州城就靠在這珠江的沿岸，船停後已有許多公司中人來接船。有一個燙曲髮、塗紅唇的妖精般的少女在和李娟小姐握手談笑，後來才知道她便是白麗蘭小姐。那種怪摩登的鬼樣子，着實我見猶怕。而且口中金齒叢生，怎麼好上鏡頭呢？李娟姐還替我介紹，大家只好敷衍着，可是心中却都懷着鬼胎呢。

坐了幾部汽車到惠愛路M P公司去，我看見住所不佳，和周經理商量和素莉遷到總統旅館去住。

在旅館中逢到舊友李文光君，他是大長城的名攝影師，是幾年前在大長城認得的。他很驚異的發見我，中午請我倆上蘭苑茶樓一同吃飯。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西裝中年，爲人不拘

形跡，十分的爽快，並且告訴我關於廣州影界的許多事。他稱贊我最近表演的成績，說是很有瑪瑙希拉的風度。我拚命的不承認，結果並無解決。

下午寫了幾封信給母親和惠姊等，以後就在旅館休息。

夜晚赴公司裏的歡迎宴，公司的經理郎肥肚（是以後給他的綽號）嘻嘻地望着我笑，似乎十分的高興。男女演員之外，還有兩位廣州的報館記者也在座，記者知道我不會粵語，便用那種不知所云的國語和我談，大概他們的國語話匣久在塵封之中，現在一旦啓用，實在有點叫人聽了之後傷心。因為不但難懂，而且外加「口吃」，因了「口吃」更加着急，青筋暴露，吃力不少。只好敷衍了一會。可是廣東的宴席確是好吃得來。果然名不虛傳。十時才和素莉返旅館。

六月七日

今早同素莉要到惠愛路去，可是走錯了路又縮回旅館來，九時金魚胡和唐官來找我們，他倆才帶我們到公司去，李娟，紫燕，和那位怪摩登的白麗蘭也在那邊。她又穿了另一套觸

目的濃裝，看了真教我難過。周經理介紹我見一個姓陸的導演，他是一個軍人模樣的短鬚人物，年紀已在三十開外了。他對我由滬遠來表示誠懇的歡迎。

我們都坐列在會客室中，由陸導演開講劇情，起初用粵語，我和素莉都說聽不懂，還好陸導演會說國語，可是那個白麗蘭又嘍哩咕咯地發出廣東話，因為她聽不懂國語，並且不住地向我施白眼。我危坐不去理會他們，結果她們都退出，陸導演允許再用粵語向她們開講一番。

我看陸導演手中的劇本祇是幾張簡單的說明書，並沒有仔細的分好鏡頭和動作字幕的劇本。象上海所用的，這裏竟都付缺如。而且據說日內就要開拍，這教我渾身先冷了半截了。可是我有什麼辦法？管他呢。我國的演員們那個不是在這種簡陋的環境下犧牲了的。

演員的分配表已經公布了，我担任女主角，金魚胡男主角，白麗蘭做反派蕩女，素莉做貴族女公子。白小姐心大不甘，她向陸導演吵鬧，希望改任為貴族女公子。他把廣東話向陸導演交涉，我們都不管了走出。下午到觀音山遊玩，遊人如織，景物十分的動人。

六月八日

今早周經理領我去成衣匠處做新衣，是新片中要用的。不料回到公司時，素莉竟伏在案上哭泣。面部的化裝都給淚痕破壞了。問她什麼事她只管哭泣而不答話，李娟紫燕姐等都站在一邊望着我。我便去問金魚胡，老胡私下告我說：「白小姐因為要求做貴族女的角色，而陸導演硬派她去做蕩婦。白小姐因為素莉以一新角而做到貴族女，大概心中老大不高興。恰巧陸導演因為立刻要拍戲，而素莉又不會自己化裝，便叫白小姐替她化裝。白小姐也許態度過於叫她難堪，又把擦睫毛的油膏塗到素莉的眼睛裏去。素莉說她是故意的，因此竟哭鬧起來。而白小姐也說，故意的就怎麼啦！這都是你不在才致發生了這事。」

我不也去計較了，只替素莉下了粧，再重新替她化了裝，叫她不要再鬧孩子氣了。等一會大家乘了兩部汽車外出，一直開到城外附近去拍外景。今天沒有我的戲，我只去旁觀罷了。陸導演似乎是一個好好先生，不像上海的導演那般的東奔西奔。却只安坐在布椅上，一霎時已拍了十幾個鏡頭了。真是敏捷得可佩。可是成績却有點令人懷疑。所拍的是白小姐和唐官

挽着臂散步的戲，雖然形跡十分的親暱，可是白小姐的面部是保守着氣憤的神情，不知她的芳心中在想着什麼心事，教人看了莫明其妙。素莉第一次上鏡頭不免慌張一點。可是她的賣樣甚好，以她來飾演貴族女的角色，確是再配合沒有的了。拍戲時只有十幾個過路人在旁參觀，所以秩序還好。傍午時分肥肚忽然帶了五六個體面紳士前來參觀，陸導演便起立恭迎。金魚胡說：「這許多仁兄都是本公司的大股東。」我們女演員都須一一同他們握手，可是那些男演員却沒有這種握手的福運「？」，只是遠遠地立在一旁參觀罷了。白麗蘭大長周旋手腕，我實在覺得難過。

下午三時才拍完戲，我們幾個人去桃宛吃點心。並在街上買些食物。

六月九日

今早我和素莉同出「行街」，先上茶館吃早茶和魚生粥，然後沿街購取零物，都因為言語不通發生阻礙，有時逢到前進的店員，國語會突然地貫通，這才是意外喜慰的事。

下午我開始拍外景，仍舊是昨天的地點，四時回到公司方才卸了粧，忽然經理帶了許

多將官進來。他們和白小姐等都很相熟，有說有笑。後來郎肥肚又介紹我和他們相識，原來他們都是空軍將官，有的是駕駛員和飛機師。個個是年青而且多半會說國語。對女人都很大方而有禮貌。他們提議同去荔枝灣游水，我起先不想和他們及白小姐同走，可是我想游水，因為天氣實在熱得來。所以便一同去。共坐了兩部汽車，並且先送我倆到總統旅館去拿了羊毛游泳衣。

荔枝灣是一個勝景，但並不如我們理想中那麼幽雅美麗。可是游泳的地方設備倒很好，那便是江水構成的。我們換好游泳衣入水，那池中早隔起了一個木柵，上面貼着官廳的告示，禁止男女同泳，我們就在女界的池中游着，隔柵的男人很多，可是女的却只有七八個人。那李娟游得很好，可是白麗蘭並不會游，而且身上生着許多瘡痕，無怪金魚胡說她生過病呢。

那些空軍將官游了一回，都招手叫我們游過去，我們不肯，他們竟都游到女界這邊來了。我忙指着那禁止男女同泳的告示給他們看，他們都笑不可仰，一點不以爲意。有一個飛機

師說是在教白小姐游泳，其實是在乘機混混。我去坐在岸上和一位姓韋的將官談談。他很有趣，並且去買了許多荔枝給我吃。素莉今天的興趣很好，我們游到傍晚才回家。

六月十日

廣州的報紙連日都先後刊載關於我到粵拍戲的消息。有的載稱：「×女士係上海××公司台柱，此次MP公司不惜重金禮聘串演影畫，觀衆均公認爲有「野」之作……」這是什麼鬼話，我又不是舊劇坤伶，有「野」又是什麼東西呢？另報載稱：「女士天資聰穎，活潑而幽雅，操北話發音極準確流利……」這無疑是那兩位宴席上的記者的大筆了。他們只談了幾句話，怎知道我的天資如何？而且記得我那晚上只有靜坐飲啖，並無表演走跳的技能，何有活潑可言？至於我的京話並不準確，可說都是揣測之談。另外有一個副刊載稱，「女士面如古月，眼如秋水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。」更是一派怪論。我忙去覽鏡自照，是否我的面如古月，可是古月怎樣我着實也未會見過。素莉把各報關於我的記載都替我剪存，以留紀念。

今早到燕塘山道拍戲，兩旁綠樹遮道，清風吹拂，景物十分動人。紫燕姐飾村女，而穿

着的服裝却甚華麗，不情願穿村女破敝的衣服，給陸導演大罵土話，唐官做戲不合調，浪費了不少軟片，給導演罵「丟那嗎！」我們都在一旁笑。

下午拍完戲後回到公司去，那個姓章的空軍將官和其他兩個士官在等着我們。結果我和素莉，白小姐，李娟都同他倆出去，先在明珠戲院看了戲，然後去吃夜飯，都由章君請客。

六月十一日

俗語說得不錯，「生在蘇州，吃在廣州，死在柳州。」廣州果然是一個最講究「吃」的都城街都是茶樓酒館，規模富麗，每處的吃客，也總是滿坑滿谷，真是「座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」。可是有時却給我感到俗不可耐。而且男多女少，摩登女上樓很易引人的注意。我們這幾天實在吃得太多了，每天至少要上酒樓兩次，吃得膩了，想擺脫也逃不了。而且雖然不停的吃，却不會花費我一元錢，每日都有義俠的男士付帳，十分的省事，可是我有時看見他們這般無必要的浪費，實在有點爲他們的太太們不平。我相信他們的太太們每餐一定都預備飯菜等他們回去，如果我有這樣的丈夫，我一定要把他們衣袋中的鈔洋多多扣留起來補貼家

用。

今天中飯在廣州著名的南園，餐後就回公司去化裝，再去燕塘一帶和中央大學的新校舍附近拍外景。

夜晚由韋君等航空士官接到航空俱樂部去赴跳舞會，廣州是禁止跳舞的聖地，這俱樂部因為是私人的機關，所以不受干涉。我的一雙銀色舞鞋到今天才拿了出來應用。到會的航空將士技師等數十人，各帶女眷同來。其中最特色的是有十幾個碧眼藍睛的西洋女人，大概是這些將官留學時的成績。我們幾個女演員都被邀並吃大餐。我這晚同韋君跳得最多，後來當我站在涼台的欄外看月時，韋君竟祕密地替我畫了一張背影，等我發見時已畫好了，我便把他索來，留為紀念。

六月十二日

今天公司的舍裏鬧了一段笑話。可以編為一部奇情的喜劇。女主角是白麗蘭和李娟姐，男主角是演員唐官。原來白李二小姐最近正相好。白小姐曾在舞台生活過好幾年，可算是

過來人。也許受了男人們不少的虧之故，有點失意了，竟在同性姊妹中找出路，和李娟姐要好起來。但李娟乃是個青春小姐，一切都由白小姐主動，和她要好逾恆。白小姐居然像假正經一般，硬禁李娟姐和異性相好，但唐官和李娟姐却不錯，這是誰也知道的事，只瞞住了白小姐一個。

今天破曉時分，公司中人因為預備拍戲都特別起早。唐官看見李娟已起身了，因事便到她臥房去找她。進房後看見有個女子睡在床中，唐官心中以為必是李娟故意又裝睡來捉弄他，便靜悄悄地把那條薄被單拉開去，竟看見一個半裸體的女子由睡中驚醒，她並不是李娟而是白小姐，這玩笑鬧得太大了，白小姐因為秘密公開，以為唐官有意作弄她，披着被單，嬌叫起來，一時公司裏的人齊跑去看，大家都笑不可仰。因為白小姐最近都和李娟小姐密切，此事到現今遂公開了。金魚胡最先趕到，他事後得意洋洋地告人，說那時白小姐忿怒的表情十分深刻動人。如果攝上銀幕，包可到處滿座。結果唐官除給白小姐嬌罵一頓，也就完事。

六月十三日

今日在觀音山上拍外景，一時圍上來參觀的男女影迷多極了，簡直教攝影工作不能進行。陸導演一面指揮拍戲，一面趕開閒人，弄得滿頭大汗。有許多女生圍住紫燕姐談話，因為有幾個和他認識的。紫燕姐介紹她們見我和素莉，大家點點頭，可是我不能講粵語，大家只好呆立對望，盛情心領而已。

拍戲後，我和素莉匆匆的坐了人力車回到旅館。接到由上海寄來的郵件，一封是惠姊寄的，有幾封是胡筭和徐來寄的。並且寄來上海的幾種報章雜誌，看也看不完，真是高興極了。我的新片已經舉行試片一次，很博得各方的好評，祇有×報到處吹毛求疵的瞎罵，集中火力於裸浴的幕面，使我生氣極了。該報的編者×先生我認得的，表面對我那樣客氣，却來暗中和我搗蛋。我恨不得立刻回去和他鬧一鬧。記着吧！

六月十四日

公司的經理郎肥肚確是一個可怕的人，我到如今才曉得。想不到他竟在我身上轉念頭。怪不得他每次見到我時便虎視眈眈呢。

今早當我到公司去時，茶房便來化裝室裏叫我去經理室談話，郎肥肚嘻皮笑臉的告訴我，廣州有一家新戲院定明晚行開幕禮該因為慕我的名，又值我在粵之便，要請我屆時前往，戲院行揭幕禮。我聽了立即婉辭拒絕，因為這是戲院主人的投機術，無非想藉女明星登台，多售門票罷了。但郎君却說：「可是我已替你答應下來了。該戲院將祕密另送酬資二百元給你呢。而且我在該戲院還有許多股子，所以這事總要你幫忙一下」。事已到此，沒有法子想，只好答應下來了，而且還有酬資呢。

下午韋君又來找我，怪討厭的，許多人都在注意我倆了。我也沒有法子想。我們正預備要去拍戲，韋君便一同跟我們去，一路上我不大好意思去同他多談，但他却一點也不顧形跡。老望着我出神。以致在表演時十分不自然，難道我又墜入情網了嗎？我實在自己不敢相信。拍戲後他又請我去玩，我便叫素莉先回旅館去，陪他去永漢戲院看戲，又一同吃了夜飯。他提議同去珠江遊河，便坐了一部汽車開到長堤。他說：「粵人可說很古怪。既稱珠江為江，但沿江兩岸却又稱為河南河北，坐船渡過珠江又叫做過海。究竟是江是河呢，還是海呢，

簡直叫人弄不明白」。我們笑了一陣，在西濠口叫了小艇遊江，這時夜色蒼茫，兩岸燈火照耀。映入水中時，有如銀蛇穿波。水滑如鏡，涼意襲人。身上薄衫不足禦寒，韋君竟脫了航空副官的黃絨制服給我加上，並且乘機緊抱我一下，給那搖船的艇妹嘖嘖地發笑。真是耍命。十時才登岸返寓。

六月十五日

今早廣州各報上都已登載着該新戲院開幕的新聞，內稱「特請上海著名電影女明星××今晚蒞院舉行開幕盛典，開映國產名片。」公司裏的同事看見這廣告都來同我慶賀，只有白麗蘭不理我，並且背後發表了許多反宣傳，我當然也不去理她了。

今天到珠江西岸拍外景，比較值得記的自然是今晚的開幕禮。

九時坐汽車到戲院，門外早已挂了客滿牌，而且拉上了鐵柵門，而門外的影迷依舊山人海想要硬擁進去，其中還有許多兵士呢。我們由後門靜悄悄的上樓。從絨布後一看，只見樓上下的座位都已佔滿了。觀眾鼓掌催促之聲，鬧成一片。台上排滿了花籃花圈賀聯無數。

開幕的儀式很簡單，由戲院先請樂隊奏樂，由經理致辭，是廣東話，但我已略聽懂了，因為是介紹我的。接着是一陣鼓掌和嘈雜的叫噪聲，我使在千呼萬喚的聲中手持鮮花一束，走出幕外去，把原先預備好的詞稿用國語作短演說，由一位姓崔的先生譯爲粵語。接着一陣鼓掌聲，我便把那條絨線解下揭幕，由兩個小童從幕後拉開去，現出一個銀幕。這時我才看見月樓上坐着的是素莉，李娟，紫燕，唐官多人，都在望着我笑。不禁向她們笑了一下，不料又看見章副官和他的許多同僚也也那邊，轉教人怪難受的，只好裝作沒看見。當下我就鼓掌聲中退下，電影正式開映，我便由前門轉到樓上去看電影，幸而黑暗中沒有被觀衆識破。

看完戲後，我又到戲院經理室去吃茶點，郎肥肚給我一張請柬，說戲院主人請我明晚赴宴。而且說：「你今晚好靚」。這是美麗的粵語，今晚對我說這句話的至少有十個人，我只好裝作聽不懂。

六月十六日

今天接到上海寄來的信，一封是本公司導演先生寄來的，報告試片的成績良好，已有幾家頭等戲院要求取得開映權。現定日內送往南京檢查。看後十分歡悅。又一封是好友張君的情書，纏綿得無以復加。說我近來對他冷落，不似以前的熱烈。這是張君誤會的地方，使我看了後心中很過不去。正開始寫了一封安慰他的信。不料電話響了，公司裏來催去拍戲，只好匆匆而去。

晚上七時偕 肥肚坐了戲院的汽車到南園酒家赴該院的慶祝宴。一共有四席酒，所謂體面的紳士到的很多。有委員和闊商及其太太們。我今晚穿的是紫紅色的印度綢旗袍，袖子是短的，肩上罩上披蓋。裸腿而只穿着翻口短襪和挖洞涼鞋。所以裸腿之故，是因為前天所買的絲襪色素不好，換了幾雙都不配色，轉不如天生裸腿好看。於是決定冒險一試，看是否會真有警察把我拉了去？可是在這大宴會中的紳士們竟對於我這雙裸腿特別注意，大家都眼睜睜的望得出神。眼睛裏發出的表情是驚訝，厭恨而又是妬羨吧！因為我不但膝蓋下赤足，而且膝蓋上的大腿也一例公開，從旗袍的長開縫裏顯露出來，皮膚上發出潤光，這種巴黎的擦腿

粉，在廣州除了我一盒外，恐怕沒有第二個女人也會有的吧。我和那些闊人，應酬了半天。收進了幾十張闊人名片，似乎全場都集中注意點在我身上。入席時和戲院主郎肥肚等合坐。

宴後郎肥肚好意要把汽車送我回寓，但上汽車後卻要我陪他去看廣東戲，給我拒絕。匆勿返寓。這算一回什麼事呢？

六月十七日

今天公司裏發生大武劇，情節有出奇制勝之妙。主演的兩員女將，不是別的，又是李娟和白麗蘭。這對同性如今已正式決裂，完成了一段悲哀的結局了。

原因和幾天前的「揭被活劇」有點關係。這兩天李娟公然和唐官出外遊玩，把白小姐拋在一邊。兩下已經貌合神離了。今早我們全體女演員在化裝室化裝時，她倆爲了借木梳的細故，竟罵起來。白小姐忽指李娟和唐官不清白，李娟稱她胡說，說要宣佈她和郎肥肚的關係。白小姐立刻羞怒起來叫道：「你說！你說！我和郎肥肚有過什麼關係？」兩下打起來，一直扭在地下滾着。我們都看得害怕了，姑去勸解無效。結果白小姐把高跟鞋去擲李娟，不料

却打破了一面大化裝鏡。公司中人都跑進去解勸，兩員女將方才鳴金收兵，今天要拍的戲只好延至明天了，因為二將面上都有着傷痕呢。

過後紫燕姐告訴我說：「昨晚唐官帶着李娟姐去新亞酒樓吃大菜出來，白小姐正到該旅館訪友，大家竟逢着了，遂疑心他們去開房間，其實是白小姐生妬恨心之故。但她怎能禁得住娟姐永遠不交友呢？」紫燕姐又秘密說：「白小姐在今年春天確曾和郎肥肚有過關係，這消息曾給某報登載出來。」白小姐氣憤憤地出去了，唐官便去找李娟密談着。我們三個女伴便打麻雀消遣。並拉金魚胡加入。結果紫燕姐贏了八元，我和素莉都輸了。

夜晚又陪韋君去看戲。

六月十八日

今日接黎灼姊來信，說她已定今天赴滬。希望到滬時再見。使我很感悵惘，因為我本想赴港時還可找她玩呢。

到公司時，唐官說有三個女學生要見我，等了好久了。我忙出去一看，却都是不認識的

少女。她們和我講的粵語我已能懂了，是想要進電影圈，要我替她們介紹或想辦法。其中有一個很美麗，另一個很活健的恍惚像黎莉莉的模樣。她們希望到上海去。不管家長是否同意。

可憐的影迷。我能夠做什麼呢？在商人制度下的影界，誰有造就這班影迷的苦心呢？但我不能教這些熱心的少女失望，我允替她們想辦法，如有消息時便會通知。她們都很感激，並且索取我的簽字的照片然後辭去。

郎肥肚約我下午去領取戲院揭幕禮的酬金，可是去時他又說須到新華旅館去找那戲院的主人，我因急着用錢竟同他乘汽車去了。也不想竟中了他的奸謀。進了旅館房間時看見並無人在。正想退出時，他已鎖上了門了。笑嘻嘻地說：「坐一下，不用急！」一直上來。我退在衣櫥旁邊，想去推他，但他又肥又力大，却推他不動，這種情節在銀幕上時常有過，我這時倒一點也不急。我說：「我幾天沒洗浴了，我想先洗個浴，爲甚麼不換一個有浴盆的房間呢？」郎肥肚忙說好好，我按鈴叫茶房來。我這時便從容走出房門，按鈴催電梯。郎肥肚才面

如土色，知道強拉我也無效。我說：「我明天回上海去了！」說完便走。叫了一部汽車回寓所去。伏在床上哭了一回，素莉回來時驚問何事，我全告訴她了。過後想起也着實好笑。因為我逢到這類的事，這番已算是第三次了。

六月十九日

因為昨天險些受辱；心中老不高興，決定明天轉港返滬。今早預定要拍的外景也不去拍了，在寓所中整理雜物。素莉聽說我要走，她也要走。我說：「你和這公司有合同，那裏可以隨便走開？待我走後你搬回公司宿舍去住好啦！」素莉聽了只在旁哭着，我催她快上公司去，以免有誤職務。她才走了。

公司裏連來幾個電話催我拍戲，我都回絕了。等一會陸導演乘汽車來接，又給我拒絕了，弄得莫明其妙。我說明天上香港去。他說僅有幾幕外景，必須拍完才好走。我最後才把肥肚昨天的事告訴他，他才驚歎的說：「他這個人就是有這等壞脾氣，什麼事都給他弄糟了」我打電話到航空處向章副官辭行，他很表示警異。等一會陸導演銜郎肥肚之命又來看

我，並帶來戲院的開幕禮酬資二百元，勸我不要鬧氣，一定要等到外景全拍完了才好走。最後我允延緩到後天才走，外景就儘今日趕完。

傍午章副官來，我們同去半甌酒家吃飯。不知怎的，兩下竟相對無言。後來他將他的家庭狀況告訴我，他過去有幾個愛人，可是已決絕了。他現在是獨身者，要我了解他。我這時無話可說，我相信他確已陷入情網，不能自拔了。可是我對情愛的事已不如前此之熱烈了。章君是可愛的，比上海的張君還覺可愛，但我却似乎認為是不足多留戀着似的，這恐怕是我的微弱的心已漸變成生硬的罷。

章副官最後請我明早乘他的飛機作短空飛行，這於我是一種新的嘗試，我立即答應了。最後他說想擺脫一切跟我到上海去，我立即拒絕他這樣做。

下午拍了半天外景，我並向導演催索公司應給我的酬資和旅費，要他明天交來給我。夜晚我對素莉說了許多話，都是勸她努力影藝事業，刻苦自愛。說時不覺自感難過，因為許多話雖是在勉勵她，可是我自己有時也做不到。

六月二十日

今天是我留粵的末了一天，早上發兩封電報給上海的公司和香港的姑母。素莉並助我收拾行裝。韋副官果應約而至，我便乘他的汽車同到電報局打了電報，然後一直開到飛機場去。下車後走進航空官署，守門的兵都向韋副官致敬。我覺得不自在起來，只向他們笑了笑。

韋副官的寓所就在樓上，一面望着廣漠的飛機場，遠遠地看見珠江的山水，風涼得很。室內滿挂着各種的圖片，我送他的一張照片也挂在鏡框裏，此外還有幾張中西女性的照片。我竊取了一張韋君的小照，韋君已換好了航空官的制服。便同我到飛機場去，在那裏有一架飛機已經升火待發了。我們走進飛機內，由韋君和一位西洋飛機師司機，乘客祇有我一個人。這時我懷着滿腔的好奇心跟着機身上升，這簡直是一架會飛的汽車，廣博的城就遠在底下，蒼綠的樹蔭點綴在房屋中，蜿蜒的江祇像是一條匹練，橫貫在城中。環在城外的是無涯際的農田。再上升天風勢烈，看見白雲在我們身邊飛着。這是一處燦爛異常的境界，使我興奮

至極。韋副官回頭望着我笑，我問他許多話，他都搖頭說聽不見，一回兒我們已到了近九龍的上空，看見那洋洋的大海了。這時機身立即急速度地下降，一會兒便開回了。我嚇了一跳，幾疑闖出了禍呢。我想如果在這時遇禍死去也很不錯，省了許多麻煩。不是轉可以脫離人世間的許多苦疼嗎？

下機後因爲拍戲時間已到，韋副官派汽車送我回公司去。我向他告辭，但他却說今晚還要來和我談談。

今天趕完了外景，和公司同事一一告辭，大家都表示戀戀不捨之意。夜晚韋君又來旅館找我，說明天要送我到香港去。我婉轉的謝絕了他的好意。

六月二十一日

別矣廣州。

大清早起身，整理行裝，素莉一面幫我的忙，一面在哭泣着，我勸她不要哭終歸無效，而且連我自己也禁不住哭了。陸導演送來公司裏給我的酬金和旅費，並且說了許多惜別的話

。等一回李娟姐，紫燕姐，唐官，金魚胡一行人都來送別，而且連那位白麗蘭也來，真是出了我意料之外。白小姐其實並不是不好親近的人，可是大家在特種的境遇上竟發生了誤會，實在不幸。我同白小姐說了一些寒暄話，整裝便上汽車。不料到旅館外逢到韋副官也坐了一部汽車來，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真是要命。

他們因為忙着要拍戲，我們便開到廣九車站去，送行的祇有素莉和李娟姐，我請李娟姐多多照顧素莉，大家不禁都哭了。韋君一定要送我到香港，沒法阻止他。他已買好兩張頭等車票，素莉直等到火車開了才走。

